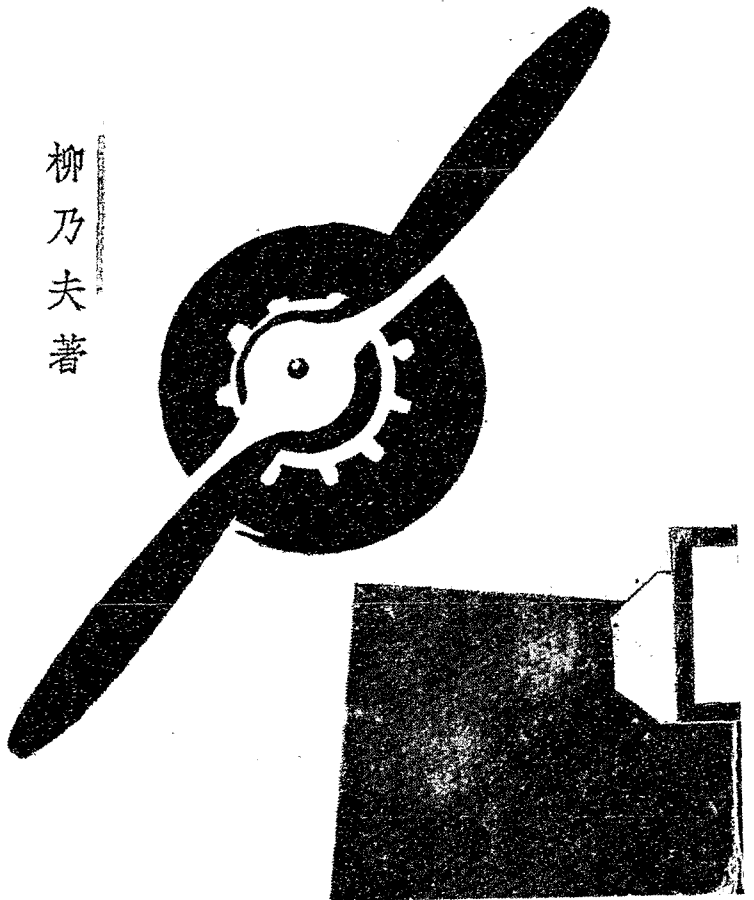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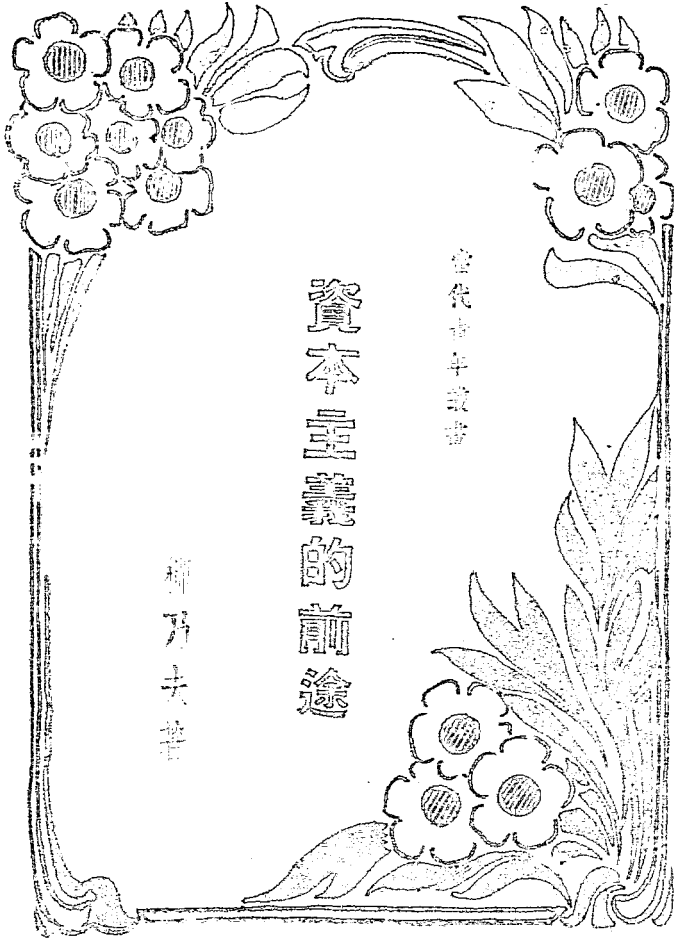
資本主義的前途

柳乃夫著



MG
F038

10



當代青年叢書

資本主義的前途

柳乃夫著



3 1797 9617 6

資本主義的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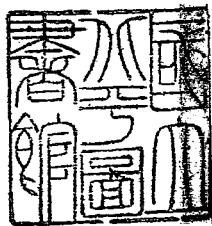
目錄

第一章	幾句閒話	一
第二章	折穿西洋鏡	
第一節	誰都看到的事實	九
第二節	病根在那裏？	二四
第三節	駭壞了有錢人	四〇
第四節	挖肉補瘡的手術	六〇
第三章	景氣回復呢，火藥氣味呢？	
第一節	偏頭風	六八

5515
282

第二節	原形畢露·····	九二
第四章	醫不好的老病	
第一節	殺人不見血·····	九九
第二節	抽筋不剝皮·····	一〇六
第五章	難道永遠做奴隸？	
第一節	從夢中驚醒起來·····	一一二
第二節	從重壓下翻身過來·····	一一八
第六章	世界往那裏去？	
第一節	一個新樣式·····	一二六
第二節	兩條路·····	一三八

第一章 幾句閒話



俗話說：「宇宙之大，無奇不有。」的確，天地間有許多事情單從表面上看，決不是憑常識便能判斷真偽的。自然這很容易令人疑神見鬼，於是談「命運」，信「菩薩」，什麼都不懂得的老太婆去燒香拜佛，也就不足為奇。但是這種迷信，一經科學的發明，什麼事情都在接近真理的探討之下，慢慢地現出「本相」。於是王大媽也就不十分相信她一定該替汪太太洗馬桶，中國老百姓也就不相信不能硬和壓迫我們的敵人拼一拼。這是說，人總有些特殊的地方，他們時時刻刻都要去發掘真理，找出任何一件事的前因後果，找出任何一件事的「本質」。就這樣，社會才不斷地向前

發展，世界才不斷地在變動。所以要能懂得世界上許多變動的現象，就非先了解世界的本質不可。

x

x

x

x

儘管不懂得天文，但誰都覺得春天一到，天氣就暖和起來了；夏天一到，烈日炎炎的真是令人難受；而秋風一起，木葉枯黃滿地飄，嚴冬降臨，寒氣給人以刺骨的威脅，這些總算是事實了。把這些事實集合起來，便是一年。時代就是這樣一年一年繼續起來的。

也許前年的春天比去年要暖和些；也許去年的夏天沒有今年這樣熱，說不定明年的冬天比今年還要冷；然而春夏秋冬，總是循着次序地在交替着，儘管在程度上，寒暑有些差別，可是冬天決不會像夏天那樣炎熱的。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自然界的四時變化，是隨着一定的規律在進

行。而生活在大自然裏的人們，也就隨着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由老而至於死。

但是，事情絕不像這樣單純。人之所以爲人，因爲他有超出其他動物的頭腦，他並不是呆板地隨着自然的循環在成長，也不是冬來時就一定該受凍受冷。換句話說，人不是完全受環境支配的，他可以打出主意來適應環境，想出辦法來戰勝環境，克服環境，甚至改造環境。同時，人不光是要在自然中爭取生存；而且還要在由人結成的社會中爭取生存。人類爭取生存的奮鬥，一年復一年的進展下去，這樣，便形成一部人類的歷史。

人們就是爲了生存，才不斷地努力奮鬥，努力和自然與社會環境相鬥爭，換句話說，人們是無時無刻不想改善生活和增進福利的。正是因爲這個緣故，人類社會，也隨着時輪一天一天地在轉變，這種轉變，通常都稱

之爲「社會進化」，而這樣的「社會進化」，不是走着亂七八糟的步調，實在也有它一定的規律。人類社會，一般的說，是循着這種規律，留下至今還沒有完成的一部「社會進化史」。

只要懂得一點社會科學常識的人，一定懂得「社會進化史」的意義。假如說從耶穌誕生時算起，到現在已經有一千九百三十六年的歷史了。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每一年都要經過春夏秋冬四季；但是每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除了寒暑表上的氣溫，沒有多大的變化外，其他的一切人事，都不停地在變動。誰也不能否認，一七八九年的法國，決不像一七八八年以前的法國；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後的蘇聯，簡直一點也不像前此任何時代的俄國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證明社會的進化，也有它的規律性的例子。誰都知道，法國在一七八九年經過大革命而成爲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國家

了；蘇聯在十月革命以後，簡直是破天荒地，打破人類歷史的紀錄，成爲一個躍進的嶄新的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了。

這些都是事實，都是我們眼睛所能看到的事實。但是，這些事實，在目前並不是單一的擺在我們的面前；而是許多現象同時都存在於社會上的。舉個例說：你如果到非洲或美洲還沒有開發的地方去，你一定看到當地的土人，過着一種很簡單的原始生活；你如果到英美法等國去，自然你會看到所謂「物質文明」的偉大建築，有一部分人過着高貴的紳士生活，然而也有大部分人在整天地勞動；如果你再到蘇聯去看一看，你一定又會驚奇大家都作工，知道社會主義的建設，的確不是撒謊，人們都是很愉快地在那裏生活着。這些是證明社會的進化，雖然是有規律性的發展，可是發展到怎樣的程度，却並不是到處完全一致的，通常把這種情形，稱爲社

會發展的不平衡。

讀過社會進化史的人，都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已經經過好幾個根本不同的階段。這些階段的距離，雖說長短有些不同，可是發展的趨勢却是有一定方向的。這方向在大體上是分爲原始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一直到社會主義社會。

x

x

x

x

如果我們把社會的範圍，着實地擺在地球上面，那麼，我們就看到了整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裏，什麼花樣都有，什麼社會狀況都有。但是，在偌大一個世界裏，雖然有各種各樣不同性質的社會，然而在其中，決不都是處於同樣的地位，一定有某一種社會現象，比較普遍，比較佔勢力，換句話說，就是某一種社會可以代表世界上一般的現象，有許多其他的

社會現象，都包括在那種社會之內，或受那種社會勢力的支配。一直到今天，全世界除了六分之一的土地以外，大家是公認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的。因此，說到目前的世界，還是以資本主義國家爲本位的。

不過，社會主義的蘇聯，從革命到現在，已經有了十九年的歷史。在這過程中成長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有了鞏固的基礎，而且足以和資本主義社會抗衡了。通常是把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當作兩種對立的體系，有人也稱爲「兩個世界」。

既然目前的世界，還是以資本主義社會佔有勢力，因此，我們研究的出發點，當然也是以資本主義社會做主要的對象。不過，就歷史說，資本主義並不是今日才產生的社會制度，它是在十八世紀末期，由於技術的進步，機器的發明與使用，就是經過通常所謂「產業革命」的時期，即已出

現於世人之前的了；在目前我們要說明的，已不是資本主義的發生和成長，而是它的崩潰和死滅了。

說到資本主義的崩潰和死滅的問題，也許會令人大吃一驚；也許會令人莫明其妙。究竟資本主義害的什麼病？它的病根在那裏？它的病還有沒有辦法來醫治？

這本書，就是想做一點探討的功夫，就是想摩一摩這個患者各種病症的社會體——資本主義世界——的脈搏，看它還能有最後一瞬的活命機會沒有？換句話說，就是要看一看：「世界往那裏去」！

第二章 拆穿西洋鏡

本章主要的目的，在於將目前世界動亂的原因指出來，特別是要將許多表面上最容易蒙蔽人的地方，加以分析和批判。大家都喜歡引用「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理論，而且特別喜歡講一九二九年發生的世界經濟恐慌；但是一經碰到目前法西侵略主義的狂焰，就弄得頭昏眼花，只感覺世界似乎在那裏飛躍地旋轉，而循着怎樣的調子在旋轉，却弄得不十分清楚。本章就想扼要地從本質來解釋現象，說明今日世界的安定與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關係。

一 誰都看到的事實——

崩潰中的資本主義

活見鬼，書獃子總喜歡說俏皮話，你能說資本主義是正在崩潰嗎？你

不看見墨索里尼背着大炮在高呼「羅馬帝國」的光榮嗎？你不看見希特拉伸出右手在喊「國社黨萬歲」，克魯伯兵工廠的煙突，日夜冒着火藥味的黑煙，羅森培已計劃好「第三帝國」的版圖了嗎？你更不會看到「東隣」的軍閥、財閥、官僚政客們，正文武兼施的對中國講「共同防共」，「經濟提攜」，而自稱爲「安定東亞的勢力」嗎？這還不夠，羅斯福搶得總統以後，白宮裏不是又準備來一個「新政」了嗎？而包爾溫老先生，不是正在加緊國防，做大英帝國萬歲的大夢嗎？這一些難道不是事實嗎？而德意日美英這一些國家，難道不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嗎？硬要說資本主義世界正在崩潰甚至死滅的過程中，那不是活天的冤枉嗎？

是，一點不錯，這些都是事實，資本主義國家，驟然一看，的確好像不特沒有衰落，而且還似乎方興未艾的樣子。但可惜，這只是表面的現象

，這正是崩潰和死滅的反映啊！

不信，就請再看事實：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究竟成了怎麼一個樣子呢？墨索里尼自然不會承認自己是在替意大利人民大衆造「禍」，但是意大利的窮困，連他自己也不敢否認。這裏不必多舉例，我們只消指出一兩點就會明白。比方，你以為意大利一定很有錢，意大利人民一定豐衣足食；不然，為什麼墨索里尼不把用於趕造軍火的錢，拿去解決意大利大衆啼飢號寒的問題呢？事實剛剛相反，正是因為墨索里尼每天都在大炮飛機上用功夫，才把意大利的老百姓弄得飢寒交迫；而最後又怕這些忍受不住飢寒的人起來造反，於是就教他們要爭取「羅馬帝國」的光榮，做强盜去搶別人的土地，奪別人的錢財，當那些無辜的人們，大部分死在戰場的時候，於是又在國內提倡生育，獎勵女人多生兒子。事實上意大利的窮，已經不是一天

的事了，而這種窮還是一天嚴重一天，例如，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這一年度內，意國的國庫，就有五萬萬里拉不夠開支；而一九三四年，已經增加到六十八萬萬里拉的「赤字預算」了。同時，國債的增加更是驚人。照一九二九年七月底的統計，國債總額是八百七十二萬萬里拉，但到一九三四年七月，却陡然增大到一千零二十六萬萬里拉了。這證明，墨索里尼的耀武揚威，原來在國內還有這麼一着「苦肉計」。

這「苦肉計」的滋味！是哪些人嘗着了呢？無疑地大部分是意國的勞苦大眾，就連小有產者也在叫苦連天了。墨索里尼自以為辦法多，可是失業人數，單就一九三五年頭四個月平均的數字來看，也有九十萬零九千人，比起所謂「經濟恐慌」才開始的頭二年，差不多要高出一倍；而且這還是靠不住的官方統計，正確的數目，恐怕還有一倍不會計算在內。

在意國還不比別的資本主義國家，失業救濟金，差不多是沒有的，所以失業的人，只好空着肚子，硬着皮骨在啼飢號寒；就是那些在業的人，境况又何嘗比失業的人好。墨索里尼要把錢用來窮兵黷武，於是意國的工資，便一年不如一年的減低起來：一九二七年時，已經把全國工資減低了百分之二〇；一九二九年又減低百分之一〇；一九三〇年又按各部門減低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二五；一九三四年更減低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二〇。這樣一再的減了又減，意大利是走到山窮水盡之路了，誰還能否認這不是事實？

同樣的道理，希特拉儘管把坦克車向着萊茵河衝，儘管在紐倫堡大會開「反共」的大炮；但是無論如何壓制不了德國大眾反抗的熱血，掩飾不了德國的窮困。像墨索里尼一樣。窮兵黷武的結果，德國財政的窟窿，一

年比一年大起來，比方一九三四年度的赤字預算就有二萬萬七千五百萬馬克合不攏縫。但是拿什麼來填補這個窟窿呢？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公債，德國國債在一九三三年度已經達一百四十多萬馬克，其中希特拉執政後所發的，就有好幾十萬萬馬克。這裏，我們一時不能講得太多，現在先引一些有趣的話，就足以證明法西斯蒂統治下的德國，究竟是「光榮」的第三帝國呢？抑或是貧困與罪惡交加的德意志。

美國著名政論家路易士·菲希爾 (Louis Fischer)，在他所作的「德國見聞錄」一文裏，寫過這樣的話

「宣傳部長戈培爾在新年廣播演說中會說：『去年德國政府及國家遇到了好些麻煩，將來還是有好些麻煩的』。他又說到『饑荒，貧困和犧牲。』可是我知道有幾個聽了這位希特拉股肱的話的德國人都說：『什麼犧牲，不過是戰

神祭壇上的犧牲吧了。」

的確，希特拉的大炮政策，已經把德國的雞蛋，牛酪和肉，都大吞大嚼地吃光了。所以菲希爾又舉例說：

「當我在凱姆賓斯基飯店吃飯時，我偶然要了一杯巧克力冰淇淋，味道非常壞，我便叫侍者過來問：『這冰淇淋裏一定有壞蛋』，他接着反駁說：『這裏不能有壞蛋，因為這裏根本就沒有雞蛋啊！』」

菲希爾又舉出一件趣事：

「一個荷蘭的男孩子站在荷蘭的邊界上，一個德國的男孩子，站在德國的邊界上。荷蘭的男孩子說：『我們有牛酪』。德國的男孩子反駁道：『對呀，但是我們有領袖希特拉』」（引自世界知識第四卷第二號）

這些很明顯地表示出德國食糧恐慌的嚴重。本來，德國的農業恐慌，老早就危機四伏的了，加上一九三四年發生的大災荒，更是江河日下。是

年末，德國國內有一種主要食品的價格，比國外要高出三倍以上；可是德國一般大眾的購買力，在工資銳減的情形下，當然只好餓起肚子等死。而希特拉上台後，年年增加軍事費；然而德國人民他們並不需要「大炮」，他們需要的是「牛酪和麵包」。但是叫希特拉怎樣拿出這東西呢？幸虧他的聰明，想出一個美名爲「衛生」的新方法，命令他的御用醫生們，要他們侮辱科學，發明什麼德國人的「營養不足」，是合乎「衛生」的大道理。而戈林將軍在演講「四年計劃」時說：「人民必須忍餓，努力工作，元首已不用牛油和肉食，元首能這樣，諸君當也能這樣。」可是他自已又證明：因斷絕牛油入口的原因，體重已減少二十磅了。這麼一來，似乎很能表現國社黨的領袖們，並不是置人民於饑渴之境，而是想來一套「先天下之饑而饑」的花樣，以便造成「第三帝國」以「槍炮代替牛油」的新科學和

新哲學；不過德國大衆蒼白焦枯的面孔，却無論如何也不能掩飾下去。

這一些，誰又能否認不是事實？

回過頭來，我們再看「安定東亞的勢力」，它自己的「安定」到了怎樣的程度？不說別的，第一個難關，便是財政收支的差額，大得有些嚇人。最近三年中，日本的赤字預算，總在七萬萬五千萬圓到九萬萬圓之間兜圈子，國債的總數在一九三五年時已經打破一百萬萬圓的紀錄了。日本的魔王們，愈窮愈打中國的主意，不要說日本的老百姓，吃不消他們的壓榨；就連小一點的「大好老」，都感覺負擔不起過重的軍事費。可不是嗎？日本的軍閥和財閥，因為暗算中國在程度上有緩急的不同，時常都在鬧意見，近來報紙上不斷地登載廣田內閣鬧亂子的消息，便是很好的明證。不過，他們雖然愛說長道短，可是他們如何設置陷阱來對付中國，却是很一

致的。

自然，中國是正當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炮口。而日本的大衆，又何嘗不是壓在大炮架下。也許大家只知道日本常常有火山爆發的事；實則日本已有比火山爆發更大的危機。一點不是盲人說馬，誰還不知道日本農村破產的慘狀，誰還不知道日本工資的逐年降低；更誰還能否認日本罷工的事，件是層出不窮。根據日本出版的勞働週報，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罷工件數有一千六百三十八次，昭和九年有一千六百七十三次。又據日本時局新聞所載：昭和九年農民暴動總數達四千五百八十四件，昭和十年更增至五千五百十二件。這一些，誰還能辯護說不是事實？

太平洋的西岸是如此，太平洋的東岸又那能例外！羅斯福儘管搶得了總統，他還沒有忘記四年前（一九三三年），他走進白宮時的創傷：那時美

全國發生的工潮，特別是煤炭坑鑛工的大罷工，弄得這位大老闆的代表，實在焦頭爛額；接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國農民的罷耕運動，幾乎使得這有錢的金元帝國沒有飯吃；而這一次，力竭聲嘶喊來的「連任」，首先又碰着全國海員的大罷工，太平洋，大西洋沿岸停泊的幾百艘輪船，就那樣安眠着不動了。羅斯福縐着的眉頭，還不知道那天才能舒展地苦笑哩！這一些，又誰能說不是事實呢？

大西洋的西岸是如此，大西洋的東岸也並無二致。素以老大帝國見稱的英國紳士，竟會看見失業者組成的飢餓團，公然敢在堂皇首都的倫敦示威遊行，唐寧街的闊老們，打不出主意來維持金本位。生意不好做，出口也只有一年一年地減少：比方一九二九年英國出口貨值的統計是三十五萬萬四千九百萬美元；但是到一九三四年，已經減至十一萬萬九千萬美元。

在法國，近兩年來，一直到現在，罷工的風潮，何嘗太平過一天；而法國經濟上的困難，誰都喜歡說一句「法郎的危機」。不久以前，法郎貶值問題，還鬧動了全世界。這一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啊！

鉄一般的事實，擺在英、美、法、日、德、意這些國家裏；然而，這些國家都是頂瓜瓜的資本主義國家呀。根據這些事實，誰還能從表面上去認定資本主義的「穩定」，說資本主義「萬壽無疆」。那些御用學者的謳歌，已經被事實粉碎得不成調子了。

然而僅從資本主義道地的國家來看，還不足證明這便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崩潰和死滅的預兆。我們還須要再看，在資本主義國家勢力統治或支配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又是不是在混亂的大漩渦中呢？

一點不會錯，有錢的國家還要鬧窮，在雙重壓迫和剝削下的殖民地和

半殖民地國家，其情形不問就知道是更加悲慘的。這種悲慘的狀況，實在不容易描寫，說得籠統一點，第一就是這些國家的民族工業不能發展，什麼東西，都要靠外國貨，所謂到處充滿着「舶來品」，就是這個意思。這麼一來，幾個可憐的錢，便被外國商品賺了去，一年一年地眼看到榨得乾乾淨淨。比方，中國人鬧窮，科學的名詞叫做「購買力」減低，這種購買力減低的程度，是一天比一天快，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大都市裏，像上海，天津這類地方，商店是終年大減價，打鑼打鼓也很難使顧客動容，工廠裏總是減工，減少工資，甚至停業，國內的現金，不斷地向外國跑，國內市面上老是一些紙票子；而且這些國家，也專門靠發紙幣和公債來維持現狀。第二就是這些國家的農村破產。說聲年歲不好，當然是鬧饑饉，老百姓連樹皮草根都已吃光，還是沒有辦法。這消息近年來在中國西北一帶已經成

爲聽慣不驚；如果托福於天，即使是豐年收成好起來，可是道理却變爲「穀賤傷農」，農民老是活該受罪。這是什麼原故呢？一句話，這是由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一方面要受帝國主義的剝削；一方面又要受舊有的封建勢力的榨取。尤其在目前資本主義世界走頭無路，碰着大厄運的年頭，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大衆，更加重了由他們轉嫁過來的負擔。大家都明白，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互相勾結起來，一方面要用外國貨來吸盡勞苦大衆的血；一方面又盡量奪取便宜的原料，要榨乾勞苦大衆的汗。結果不是由窮而至於死，那裏還有第二條路可走。

但是，人絕不是像其他的動物那樣任人宰割，就是其他的動物也還要「困獸猶鬥」。因此在資本主義統治支配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經濟情形愈壞，一般大衆的生活愈苦，他們的反抗也就愈強，這樣，便形成

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廣大的解放運動，而這種運動，不僅是反抗帝國主義，而且還要打倒帝國主義的代理政權，即是推翻國內封建買辦的統治勢力，所以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是帶有革命性的解放運動。道理是如此，事實又怎樣呢？

事實告訴我們：從歐洲到美洲，那些半殖民地國家，那一個不鬧內亂？在目前，那些國家的內亂，很顯明的是向着兩種方向走：一方面是舊有的統治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打成一片，想用法西斯獨裁的專制方法，來壓迫一切革命運動；一方面就是革命勢力，匯合着忍受不了饑寒的廣大民衆的覺悟，他們都起來和一切惡魔鬥爭。歐洲小國的人民陣綫運動正是說明了這種現象；南美各國的解放運動，也正是表示出這種意義。

阿比西尼亞的民衆，正在繼續作反意大利侵略的鬥爭；中華民國的同

胞，正在開展反對日本侵略的抗戰，印度、埃及、菲律賓、朝鮮、安南的爭取獨立；巴勒斯坦、敘利亞的爭取解放，到處都在舉起燬滅舊世界的烽火。難道這還有誰能否認的嗎？

資本主義世界，正陷於崩潰和死滅的過程，已經不是理論而是鉄一般的事實了。

說到這裏，一定有人要問：資本主義世界是不是就會壽終正寢呢？還有沒有挽救的方法呢？爲什麼今天病勢會轉劇得這樣厲害呢？病根究竟在那裏？

二 病根在那裏？——戰後資本主義一般的危機

要問病根在那裏，勢必要請一位高明的醫生，精確的檢驗一下，現在

我們就舉薦伊里奇先生吧！伊里奇曾經用X光診斷過資本主義的病態，他證明我們常常講的「帝國主義」，有五個特點：（一）是由於資本主義用機器做工的結果，生產的東西又多又快，因而資本家所賺的錢也就愈多。這種生產與資本集積起來，已經到了非常的高度，有了很大的勢力，社會的經濟生活，不像以前那樣隨便自由競爭，而是什麼事情，都要受這極少數的大生產和大資本所支配，通常稱這種現象為「獨占」；（二）是生產和資本的關係更加深切；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在這個時候，已經融合起來，打成一片，統稱之為「金融資本」。把持着這種「金融資本」的少數大老闆，當然有錢有勢，他們不僅可以操縱整個社會的經濟，他們還要支配整個社會的政治，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金融寡頭政治」；（三）是生產和資本既然愈集愈多，而且資本主義本國內又消納不完，這個時候，除了把過剩的商

品運到國外去外，還要把過多的資本運出去，這種資本運出是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義的，普通叫做「資本輸出」；(四)是把握有大生產和大資本的組織，其勢力還不僅限於一國之內，在國際間，也形成獨占的勢力。這個時候，全世界的經濟和政治生命，都分配在幾個國際資本的獨占組織支配之下；(五)是全世界的土地，都被資本主義各強國你一塊我一方地分割得乾乾淨淨。(見伊里奇帝國主義)

如果從表面看，這個時候，正是各資本主義國家耀武揚威的時代，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登峰造極的黃金時代。然而好夢不長，資本主義的矛盾，到這時候，却不免百病齊發。這裏，我們只舉出最基本的幾點：第一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錢愈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多數人就愈加貧困，於是革命運動便到處爆發；第二是資本主義國家既然要把大宗生產品和大

量資本，用來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大眾的血汗，於是又激成這些國家爭取獨立解放的運動；第三，是資本主義列強間，你也想多輸出資本，我也想多奪取原料；而世界的土地既有限，大家的勢力都分配好，誰要想獲得更多的利益，就只好各顯威力，看誰的大炮軍艦飛機，能夠幫助自己稱霸，於是又演出資本主義列強間爭奪殖民地的戰爭。以上三點，都是能致資本主義以死命的。所以資本主義發展到了這個階段，已經不是走的康莊大道，而是走的日暮窮途，因此，我們便可以說這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伊里奇把這最後階段的資本主義，稱爲「帝國主義」。

懂得了帝國主義，然後對於帝國主義何以會釀成戰爭，才不致盲然無知。我們不必去算舊賬，我們只消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是否已經找到了新出路？是否資本主義世界從此便能天下太平？說也奇怪，戰

爭的結果，情形是更加惡劣了。如果說資本主義是一個病人，那麼，它的病勢，雖然在把「戰爭」當作嗎啡針打，可是病人的神經已受不起這強烈的刺激，發昏過後儘管也清醒一些，然而體質却比「弱不經風」更壞，這就是所謂戰後「資本主義一般的危機」。

這個一般危機的特點，自然還是表現在獨占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矛盾上，不過比起戰前，更加擴大和尖銳吧了。我們只消看一看事實就能明白：第一，我們可以看到以前完全是資本主義統治的世界，在戰後已經爆裂成兩種不同的體制，就是衆人皆知的社會主義的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成了一種對立的局面。這個局面對於資本主義世界，實在不利得很，在經濟上，這佔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廣大市場和投資地，已經不復爲帝國主義的勢力圈了。很顯然地，蘇聯在有計劃的生產建設下，工業和農業，無不

一年一年地突飛猛進，這不僅抵制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攻，反而給資本主義國家以最大的打擊；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大鬧經濟恐慌不得開交的時候，蘇聯却平安地一個五年計劃成功，再來一個五年計劃。這簡直把新舊兩個世界的善惡，暴露得一清二楚。同時，在政治的影響上，蘇聯自身不僅樹立起良好的社會主義的模範；而且還影響到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運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解放運動。所以我們從戰後的世界情勢看，兩個世界的對立，就成爲資本主義一般危機最根本的特徵。

第二，我們又可以看到資本主義國家革命勢力的普遍抬頭。如果要問爲什麼會弄成這種現象？那麼，就請想一想戰爭給予人民的利益是什麼？大部分的人是在戰場上作了冤鬼，參戰國家工廠的機器都生了鏽；即使運用的，也都是造出一些鋼硬的軍器，煙散的火藥，戰後各國的窮困，失業

者的人數，比起戰前增加很多，工資却一般地減少，這把資本主義顯得是一種罪大惡極的社會組織，在這種組織下過着牛馬生活不如的勞苦大眾，怎能不起來革命和鬥爭。這個事實，除掉蘇聯已經革命成功外，在意大利算是特別嚴重，大家很容易看到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二年進兵羅馬，建立法西斯蒂的獨裁政權，殊不知那正是意大利革命勢力風起雲湧的時候。又如德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發生了革命；同時奧國也起了革命。德國的罷工事件，一九一五年時只有一三七件，而一九一九年竟達三、六八二件了；同樣，法國罷工事件，一九一五年時只有五一件；而一九一九年却增至二、〇二六件了；英國也是這樣：一九一五年罷工事件為六七二件，而一九一九年會達一、三五二件了。（以上數字，引自時事類編第二卷第二十四期。）這些簡單的例子，正是證明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戰後更加

阻礙着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在新社會組織——蘇聯——建設進步的陪襯之下，愈是顯出了醜態和窘態，愈是使得階層鬥爭的針鋒相對起來；而且這種鬥爭，還不僅限於一國之內，它是具有國際性的，甚至常常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解放運動，採取共同的步調。這種從資本主義母體中發生的分離作用，還能說不是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特徵嗎？

第三，我們更看到戰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有一種新的關係發生。這可分成幾方面來看：一是新興的國家，如歐洲的波蘭，捷克，波羅的海沿岸諸國等。這些國家，都是由殖民地的地位，進而爲半殖民地的地位。雖說它們在政治上、經濟上，還是或多或少要受帝國主義勢力的影響；但它們本身的發展，與帝國主義總是對立的。二是當大戰時期中帝國主義們正忙於打仗的時候，有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得到暫時減輕壓

追的機會，自己也能多少發展一點民族工業，開始資本主義化。例如南美各國、澳洲、加拿大、以及中國等。所以戰後這一類的國家，無不拼命的爭取解放，中國自五四運動至五卅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止，都不斷地在民族解放鬥爭的過程中，便是最好的明證。三是資本主義列強統治着的殖民地，在強盜們打得頭破血流之後，要想用「輸血」的方法，去吸取殖民地大眾的血液來補足自己的「元氣」的時候，已經碰到了一個大釘子，所謂「反帝」的怒潮，是在印度、朝鮮、安南這些被帝國主義宰治下的土地上，普遍地汎濫起來。把這許多事實綜合攙來，我們便很明顯的看出資本主義世界，又碰着一般的危機了。

爲什麼戰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來得這麼有聲有勢呢？這道理並不深沉。一句話，人類這東西總有比畜類不同的地方，就是人類在爭

取生存中有一種反抗性，這種反抗，在壓迫愈大的時候，它的力量也就愈強。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致命病，是什麼都成問題，工農業生產都呈衰落的現象。比方工業中最基本的煤的產額，一九一九年，英國比戰前減少十分之二；德國減少十分之六；法國減少二分之一。熟鐵產額，一九一九年，英國比戰前減少十分之三；德國減少二分之一；法國差不多減少五分之四。而在農業方面，原料或半製品的生產制限，在托拉斯壟斷的形勢下，表現得尤為清楚：例如埃及種植業主的新狄嘉，一九二一年議決把種棉地縮小三分之一；美國棉業聯合會要求南美洲的農民限制生產百分之五十。因此一九二二年棉花的收成，是一八九六年以來最壞的一年。又如英國有力的橡皮種植業者協會和橡皮股東協會訂立一種契約，限制生產百分之五十。其他如糖，苧麻和羊毛的生產，都加以限制。而英國和荷蘭政

府，對於茶葉的生產，在印度錫蘭和印多列息（Indonesien）還規定一九二二年的茶產量如超過前一年的百分之七十五，即須繳納罰金；荷屬印度當局，令將種植靛青和煙草的面積減少百分之七十五；巴西的種植業主，也將咖啡可的種植減少百分之七十五。另外還有荒唐至極的事，就是將穀物中的玉蜀黍和小麥當作燃料，這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阿根廷，北美洲到處都能看見的事實。（見瓦爾加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及經濟政策）諸如此類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然則這些現象，真是資本主義吃不完用不完而不得不這樣做的嗎？不是的，這完全是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大老闆」們想出賺錢的新方法。大家都稱爲「恐慌的一般性」。就是說，在這個時期中恐慌的程度更大了，範圍更廣了。在戰前，所謂恐慌的週期性，還只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兜圈子（循環）；可是戰後，恐慌已經走遍整個資本主義世

界；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恐慌和世界的農業恐慌像締結姻緣似的連繫起來了。根據上面的例子，很顯然可以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農業恐慌，是在人為的壓榨之下，很不自然的走向所謂農村破產之路的。

可憐得很，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受不起雙重剝削，正在死亡的過程中掙扎，更加上這種人為的農業恐慌，便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等死，就只有革命。這種革命運動，自然帶着「反帝」的性質；因為資本帝國主義吸取它們自己的營養料，是全靠商品去泛濫殖民地的市場；用資本來壟斷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企業；但是要得心應手地達到這種目的，便盡量利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關係，加強高利貸的剝削。這麼一來，被侵略國家的農村經濟，更加破產，民族工業，無從發達，其結果，使這些以農業為本位國家的恐慌，像以硫酸去洗腐肉一樣，更加潰爛得不堪了。而反映在政

治上的，一方面是帝國主義與反動的統治階層——豪紳地主買辦階層這一有機的聯繫；一方面是被壓迫大眾反帝的解放戰爭。

第四，我們最後還看到這樣的事實：戰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未解除，不過打贏了的帝國主義，把打敗了的土地搶來重新分贓一下吧了。可是意外的又出了不幸事件：偌大的俄羅斯帝國變成了死對頭的蘇聯，另外又有若干國家獨立了，所以資本主義發展最重要的市場問題，在戰後反而更縮小起來，於是乎帝國主義奪取市場的競爭就更加尖銳了。強盜們的辦法除了準備厲兵秣馬再用比武以定雌雄外，各人在暗中又不得不出奇制勝，大家看到的，就是用所謂探併 (Dumping 或稱傾銷) 政策來爭奪別人霸佔的市場；而自己却把籬垣築得高高的以防止別人的暗算，一時十六七世紀保護主義的關稅壁壘，又復活起來。可是無論如何，誰也不願把自己的殖民

地犧牲，因此，戰後帝國主義的競爭，在那些半殖民地國家，如阿比西尼亞和中國之內，總是鬧着紅臉進黑臉出的把戲。一聲不好，自然就會大砲走火，炸彈從飛機上跌下來。意大利和日本這兩個先天不足的資本主義國家，首先開了殺戒，加上眼前德國的烽火，整個世界又在帝國主義緊張對立的形勢下，鬧得文王不安，武王不樂了。這都是由於戰後資本主義一般危機增大的原因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呀！

戰後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加深，虧得「闊老」們的許多謀士，如像什麼經濟專家，財政大臣之類，左一計，右一劃，結果異想天開的打出一個叫做「產業合理化」的主意，以為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的制度不好；而是沒有充分發展「技術」。從一九二三年起，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便盡量地擴大機器生產；果然至一九二八年間，世界經濟的生

產都繼續地增加，這裏試舉例列表如下：（以百萬爲單位）

一九〇九——一三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糧食（收穫噸數）

小麥	八二·二	九〇·二	九一·八	九五·〇	一〇〇·八
大麥	二八·七	三〇·九	二九·五	三〇·九	三五·八
玉蜀黍	一〇二·九	一一三·六	一〇七·〇	一〇七·八	一一四·〇
蔗糖	九六·九	一一六·〇	一五九·二	一五七·三	一一六·〇

紡織原料（棉花以噸數計；其餘以公斤計）

棉花	四·八四	六·〇	五·九九	四·八	五·一
絲	二九·二	四五·八	四七·二	四九·〇	—
人造絲	一四·〇	八七·〇	九九·五	一三〇·〇	一五八·〇
橡皮	一一四·〇	五〇四·〇	六一八·〇	六一四·〇	六二〇·〇

燃料（噸數）

硬煤	一、〇九八	一、一八七	一、一七七	一、二八三	一、二三八
石油	三八五	一、〇六五	一、〇九五	一、二四九	一、二七九

金屬物(噸數)

鐵	六八·三	七六·九	七七·五	八六·七	八·六
鋼	六五·二	九〇·八	九一·六	一〇二·〇	一〇七·二

造船(千噸)

排水量	三、三三三	二、一九三	一、六七五	二、二八六	二、六九九
汽車(百萬噸)	—	四·九	五·〇	四·一	五·三

(本表引自瓦爾加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及經濟政策)

從上面的表看，誰都可以看到這是好的現象，於是謀士們謳歌了，慶幸了，把這個時期，特別稱為戰後的「繁榮」時期，以為資本主義，吃了「產業合理化」這服補藥後，一定會從此身廣體胖起來。那曉得這些謀士們到底不是名醫，到底沒有摸着症候，像中國的庸醫一樣，以為瘦弱的人一定該吃滋補的藥劑，孰知病源未清，一補就害起外強中乾的虛症，從表面上看，的確人是胖了一些，可是實際上稍為一經傷風感冒，馬上又臥床

不起。資本主義的發展，始終沒有辦法解決生產過剩，市場範圍狹小，和因工資低落與農村破產所形成的購買力一般的低下這幾個問題；而且因爲資本愈是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市場愈是在獨占的支配下，社會上中產階層的日漸沒落，使得現存的生產關係，實在不能維持舊有的次序。當「產業合理化」實行的過程中，自然由於機器大量生產的結果，表面上什麼都有了「繁榮」的樣子；但是實際上除了把上述的幾個問題更加促其嚴重外。那些賺錢太多肚子脹大起來的人，每天都在左算右盤，有時笑得連自己都會發昏。正像季節的變化一樣，一夜秋風，第二天早上已經變成可怕的蕭條景象了，這就是所謂「世界經濟大恐慌」的爆發。

三 嚇壞了有錢人——世界經濟大恐慌

正當「鬧老」們額手高呼資本主義萬歲的時候，忽然晴天一個霹靂，嚇得這些有錢人舉手無措。什麼事情呢？據說就是世界經濟恐慌的爆發啊！

大家都聽得爛熟了，所謂「世界經濟恐慌」的爆發，就是指一九二九年九月間，美國紐約交易所發生的風潮而言。這回亂子。實在鬧得不小，幾個星期內，紐約市場上的有價證券，竟跌價達六七百萬萬美元之多，銀行繼續倒閉的，有一百多家；而且還成爲一種傳染病，很快的蔓延到歐洲去，倫敦、柏林、巴黎、甚至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的各大交易所，都患着同樣的病，弄得一踏糊塗了。

爲什麼弄成這個樣子呢？這與前面提到的「產業合理化」有因果關係，我們早就指出過了。但是爲什麼這次恐慌，首先在美國爆發呢？美國不是

很有錢的金元帝國主義嗎？不錯，美國這個暴發戶，它在大戰期中發了橫財；它在戰後又在改良技術上用過極大的功夫，所以在一九二三年經過比較短而又不很深刻的週期恐慌之後，美國資本主義，的確呈現出飛躍的興旺，這就是所謂「永久繁榮」時期。大家恐怕還沒有忘記什麼「美國除外論」，「美洲維護歐洲論」等頌揚美國資本主義「萬世不朽」的臭論吧！

但是這些歌功頌德，只不過拍很少一部分人的馬屁吧了。如前面說過，資本主義的本身，帶着各種病菌在發展。美國在「永久繁榮」期間，我們看到很多矛盾的現象。拿有錢人的賬簿一看，他們的進款（利潤）的確逐年增加了。下表便是明證：（單位百萬金元）

年 份 股份公司純利 股份公司所付出之股息 總 計

這是說在「繁榮」時期，公司的純利增加到四、二三五百萬元，即增加百分之五五。有錢的人，怎能說這不是「黃金時代」？

到底這個「黃金時代」是怎樣造起來的呢？我們又看到好幾種事實：第一是工人數量與工資並沒有怎樣增加，可是生產品的價值却增大了，事實是這樣的：

年 份	工廠工人數量 (單位千人)	支出工資總額 (單位百萬元)	生產品價值 (單位百萬元)	剩餘價值率
一九二二	八、七七八	一一、〇〇九	一三、〇四一	一一·八%
一九二五	八、三八四	一〇、七三〇	一三、七四八	一二·八%
一九二七	八、三五〇	一〇·八四九	一四、四三六	一三·三%
一九二九	一一、六六九	四、九二六	一六、七七五	
一九二七	八、六六九	四、三七五	一三、〇四四	
一九二五	九、三一六	三、六一七	一二·九三三	
一九二二	七、六三四	三、二七八	一〇、九一二	

一九二九 八、八三九 一、六二一 一七、六六四 一五八%

第二，工人在「繁榮」時期的狀況是如此，農民又何嘗得到好處，土地所有權，是以非常快的速度集中起來，所謂「大繁榮」時期（一九二〇—三〇）十年間，佃農數量增加了百分之三一·三；如果再看一九〇〇—二〇年這二十年間的情形，佃農不過增加百分之八。說到農民的收入，一九二〇年總收入是一六、九三百萬金元，一九二五年只有一一、九六五百萬金元；而一九二七年減到一一、七四一百萬金元了。

有眼睛的人，當然清楚地看到戰後美國的所謂「繁榮」時期，並沒有改善工人和農民大眾的生活，恰恰相反，他們是一年不如一年地壞下去呀！佔多數人的生活惡化，購買力自然愈是薄弱，而「合理化」的生產又那樣多，市場恐慌和商品過剩，誰還能說不是資本主義根本的矛盾？

第三，在美國的「永久繁榮」時期中，不光是工農的生活壞起來，就連大批的中等資產階層的利潤，也有大部分壟斷到大銀行，財政巨頭，大投機家等一類人物的腰包裏去了。據調查統計，美國不生產的「金融」股份公司的利潤，自一九二三年的八七〇百萬金元，增至一九二九年的二、四三八百萬金元。這又是說明資本向少數人集中，貧窮的人就不得不加多，生產力與消費力間的相反的發展，又誰能說不是資本主義根本的矛盾？

隨着資本主義矛盾的展開，投機事業在高度獨占的形態中，成爲那些夢想發橫財的人的一種生財手段，然而生產過剩所必然引起的跌價風潮，首先就影響到金融界，那些本錢較少的投機銀行家，經不起這種打擊，於是就排山倒海似的崩潰下來。我們之所以要把美國戰後「繁榮」的諸原因說明和加以分析，就是想從具體的事實裏，證明即使在「繁榮」時期（一九二三

——一九），也不能抹殺美國資本主義的沒落傾向，而且只有根據這些事實，我們才會了解爲什麼一九二九年秋季爆發的經濟恐慌，來勢那麼洶湧，從此以後，資本主義的老病，爲什麼會一病不起。⊙

最稱富有的美國，尙且如此，其餘的資本主義國家，自然更不消說了。就連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因恐慌的影響使農村經濟越是破產。到了一九三一年初，除蘇聯外，整個世界都在恐慌中呻吟了。我們在這裏不願多算老賬，現在再看經濟恐慌爆發後，資本主義世界究竟成了怎麼一個樣子？

我們既然指明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大恐慌，是來自一九二三——二九年這個過程中，是因爲資本主義吃錯了「產業合理化」這服補藥，於是「閻老」們的謀士，又主張「靜養」，不要使病人的身體再發虛腫，因而

⊙ 以上見瓦爾加日暮途遠的美國資本主義，戰時事類編第三卷第二期。

就主張「限制生產」，以挽救「生產過剩」的危機。於是我們就看到下面的各種事實：

第一生產縮減 如果就全世界說，把一九二八年的生產指數做標準（二〇〇），那麼，一九二九年是一〇七；可是一九三〇年降為九〇・五；一九三一年為七七・九；一九三二年更降為六六・一了。所以一九三二年大家都稱為恐慌期中的最低點。

假使我們高興看統計表的話，那麼就把世界上幾個大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的指數，引在下面：（一九二八——一〇〇）

年 份	美 國	英 國	德 國	法 國	意 國	日 本
一九二九	一〇七・二	一〇六・〇	一一〇・四	一〇九・四	一一〇九・二	一一一・四
一九三〇	八六・五	九七・九	九〇・一	一一〇・二	——	一〇五・六
一九三一	七三・〇	八八・八	七三・六	九七・六	八四・七	一〇二・一

一九三二 五七·七 八八·四 六一·二 七五·六 七三·〇 一〇九·〇

(本表除意國外，見張弼：世界知識讀本。)

一看這個表，很清楚地看到工業生產指數是逐年降低，其中只有日本在一九三二年前兩年要好一些，這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早在一九三一年把我們的東北幾省市場搶了去；同時，是因為日本軍閥準備戰爭的狂熱，替軍火工業資本家掙腰包，盡量發展軍需工業的結果。但是如果和一九二九年比，還是差得很遠的。

把算盤抱在手裏打主意的人，以為生產減少後，一定可以把存貨賣出去，並且價錢也可以高一點。這樣，利潤不是又多起來了嗎？哪曉得減少生產，只能使機器停止工作，或者使許多小一點的工場關起門來。這樣，我們又看到，

第二失業增多 如果把一九二九年當作一〇〇看，那麼，世界失業

指數：一九三〇年爲一六八；一九三一年爲二四一，一九三二年爲二九七了。就數目字看，一九三二年底，全世界失業人數約爲四千五百萬人。現在根據國際聯盟勞工局的統計，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失業工人的情形如下：（單位千人）

年 份	美	國英	國德	國法	國意	國日	本
一九三〇	三、九四七	一、四六七	三、一三九	二、五四二	五、四三六	八、四	
一九三一	七、四三一	二、二九四	五七三	五六	一、七三四	四、四一三	
一九三二	一一、四八九	二、二七二	五、五七九	二、七三	四、一〇六	四、八九	

（本表引自民國二十四年申報年鑑）

這個表告訴我們什麼呢？工人在有工作做的時候，生活就已經很困難，失業的人再增多，哪裏能夠說得上「購買力」，就是那些有工作做的

工人，（在業工人）也因工資減少，又哪裏說得上增加「購買力」。據統計幾個大資本主義國家工資指數，如果以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那麼，一九三二年時英國降到百分之九六（按週計算）；美國降到百分之六九（按日計算）；日本降到百分之八五（按日計算）；德國降到百分之八二（按時計算），意國降到百分之八六（按時計算）；法國降到百分之九六（按日計算，僅指男工）。工人的生活這樣壞，農民更是說不得。正是因爲這個窮的原因，有錢人的算盤，打來打去，終於是焦頭爛額。自然，生意更無法做到少虧本。所以我們又很顯明的看到：

第三貿易衰落 如果就世界貿易看，一九二九——三二年這個時期中，無論輸出輸入，都衰落得不成樣子：（單位十億舊金元）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日本	
輸出	輸入
二,四八,六五九	一,四九,八三五
一,三三六,四四〇	一,五,四六〇,四二一
一,一四六,六六一	一,三三,六七五
一,四四〇,九五三	一,四三,〇五六

(本表引自申報年鑑)

這個表顯示出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只有日本在一九三二年（恐慌最深刻的一年），輸出入都較一九三一年有進展，那也是因為中國的東北已被日本帝國主義獨占去了的原因。

生意既然做不出門路，不光是過剩生產品放在堆棧裏無人過問；同時還影響到供給製造生產品用的原料銷路的減少。這樣，使我們又看到

第四農業恐慌與工業恐慌起的相互作用 農業恐慌，在以前是不常

發生的，但這一次却來勢兇猛，我們在前面講到戰後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時，已經順便提到一點。自大恐慌爆發後，既因工業恐慌使生產範圍縮小，於是由農業提供的許多原料品便沒有銷路，這不僅使農業恐慌擴大，

而且還沒有改善的可能；同時，又因農業恐慌使農民的購買力愈加貧困，工業品的販路也無法增加，於是更加深了工業恐慌。這兩種恐慌所生的相互影響，實在是一天比一天尖銳起來，成爲這次「大恐慌」時期中一個特有的現象。我們試舉一、二例便夠說明。拿農業的販賣量說，一九二九年時在美國約值一百十萬萬元，在德國值一百萬馬克以上，但一九三三年時，美國降至五十萬萬元左右，德國（一九三二——三三）降至六十五萬馬克了，即是說約降低一半。如果從資本主義世界供給工業用品的栽培面積來看，（單位公頃）

	一九二九——三〇	一九三〇——三一	一九三二——三三
甜菜	二·二二	一·九六	一·七七
烟草	二·四二	二·四二	二·〇七
棉	三三·六二	三〇·八九	二九·一三
大麻	〇·四七	〇·三五	〇·二七

(上表自一九三六世界知識年鑑中譯錄)

再就重要工業用的原料價格看：(單位百基羅格蘭姆金法郎)

棉花	黃麻	橡皮	生絲	大麻	大豆
(紐奧倫斯)	(倫敦)	(紐約)	(橫濱)	(倫敦)	(倫敦)
一九二九 二一四	一九二九 二一四	一九二九 二一四	一九二九 二一四	一九二九 二一四	一九二九 二一四
一九三二 六六	一九三二 二七	一九三二 三三	一九三二 一三	一九三二 七四	一九三二 二

(見瓦爾加前書)

現在再以美國的情形爲例：

農業生產物的價格

(一九〇九——一四——一〇〇)

農業家的收入

(單位百萬元)

一九二九	一三〇	一九二九	一〇、四七九
一九三〇	一一七	一九三〇	八、四五二
一九三一	八〇	一九三一	五、八九九
一九三二	五七	一九三二	四、三二八

● 生產物價格見瓦爾加前書；農業家收入見瓦爾加前文

然而租稅與收入的比例則反而加重了，例如在美國由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六·五增至一九三二年的百分之三·〇。以上的這些實例，就是證明農業恐慌與工業恐慌，在相互的影響作用下，把「大恐慌」愈加深刻化了。

照前面的情形看來，自一九二九年恐慌爆發以後，生產既然縮減，失業既然增加，貿易又復衰落，其結果自然使許多企業都破產，物價狂跌，國家預算總是大量的「赤字」，人民對於銀行已經失去信心，那些滿想在「繁榮」裏發大財的一般工業家和農業者，以前是靠借債來做投機事業的，到現在忽然遇到恐慌襲來，就負擔不起巨大的債務。因此，我們又看到：

第五信用恐慌與幣制恐慌的嚴重

這一點，也是這次恐慌的特殊

性。事實上，信用恐慌的爆發，首先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奧國最大的信託銀行的破產；德國在同年夏，美國在一九三三年三月，都相繼發生了信用恐慌，那些金融資本的最高司令部，如像德國的特納托銀行和德勒斯登銀行的倒閉，美國幾千家銀行的關門，便是很好的明證。

信用恐慌發生後，各國政府最顯著的對策，是一方面用通貨膨脹政策來挽救物價的低落和刺激貿易，一方面就只好停止支付一切內外債。所以事實上，我們看到由信用恐慌引起的「賴債」行爲，首先在德國發生；而由於通貨膨脹政策的施行，又引起嚴重的幣制恐慌。

從大體上說，通貨膨脹發生三大影響。第一是引起一聯海外農業國家的通貨膨脹；第二是引起英國一九三一年秋放棄金本位制，和英國各自治領（愛爾蘭自由邦、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南非聯邦），印度以及斯干第那維

亞國家（挪威、瑞典）本位幣的減價；第三是引起一九三三年春美國開始放棄金本位制。而且從此以後，通貨膨脹的潮流，老是阻止不了，直到一九三四年上半年，由於幣制的恐慌，得出下面的結果：

1. 實質上維持金本位的國家，只有法國，荷蘭，瑞士和比利時了。

2. 形式上維持金本位，就是在國際匯兌上，還是照金價計算，但在國內却不是現金自由流通；就在國際貿易與匯兌上也加以嚴格的統制，甚至有些國家還停止支付外債。屬於這一類的：如德國（平價減低後）、意大利、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保加利亞、及立陶宛等。

3. 其他諸國的本位幣公然減價。這可分為三類：一是金鎊集團，包括大英帝國自治領及殖民地全部，斯干第那維亞諸國，葡萄牙，阿根廷，巴西等；二是美元集團，包括美國及適應金元而將其本位幣減價的一些中南

美諸國；三是不「從屬」於鎊或元而減低本位幣的國家。這些國家大部分是因爲農產物的價格非常下落，而又不能不償付外債的利息，所以概括說起來，這一類是指負有債務的許多農業國家。

這種嚴重的信用恐慌與幣制恐慌，把獨占的金融資本主義的種種矛盾，都暴露出來，就連統制世界經濟的國際金融信託體系，也都完全破壞了。

我們一定要指出上面幾個重要的事實，才能明白這次所謂「恐慌」與以前的週期性恐慌不同的「特徵」在那裏？才能明白爲什麼這次「恐慌」一直鬧到現在，而且已快七個年頭，爲什麼還不能「好轉」？這就是說明通常所謂恐慌的普遍性、尖銳性、深刻性與悠久性的理由。

這一回資本主義碰的釘子，是百病齊發，所以又有人把這次恐慌稱爲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三時期。也就是資本主義總崩潰的時期（第一期自休戰一至一九二三年，特徵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運動極其高漲；第二期自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年，特徵是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第三期自一九二九年至現在，特徵是瀰漫資本主義世界前所未有的經濟恐慌）●那些有錢人的謀士，眼見到資本主義走到懸崖絕壁，然而却不能讓它滾下去，他們日夜焦思地在想方法。他們想：要能保障有錢人的利益，還是該從那些從事勞動的人的身上打算，怎麼樣才能把他們榨乾？但是那些人在恐慌過程中，却又有翻身的樣子，這更可了不得，於是靈機一觸，索性就來一套新花樣，大家也不妨說一說資本主義制度不好，要從事改良資本主義，因而就主張法西斯蒂獨裁。很顯然，法西斯獨裁一則可以壓迫國內的革命運動，一則又可以從事武力的侵略，用戰

◎見世界知識讀本

爭來解決恐慌期間所遭遇的各種困難問題；並且借向國外發展，多奪取殖民地來欺騙國內大眾，這不是一舉幾得的事情嗎？這個計劃一提出，果然大受有錢的「大老闆」們的歡迎。所以我們在恐慌最深刻的時期中（一九三二——三三），便看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傾向於採取下面的一種方法了。

四 挖肉補瘡的手術——法西政權的普遍抬頭

爲什麼我們引用「挖肉補瘡」這句老話呢？因爲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總危機到第三期的時候，內患外感，真是百孔千瘡，謀士們想施的手術，是要先把表面的瘡痕掩飾起來；然而他們又只能用「挖肉」的方法，就是說還沒有被榨盡的本國的勞動血汗和還沒有剝削完的殖民地利益，成爲他們

計劃中「補瘡」唯一的藥品。實則「挖肉」的結果，瘡雖然可以補起一些，可是病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却更加痛苦和更快的瀕於死亡了。

第一回施行這種手術的，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他在一九二二年進兵羅馬時就「幹」起來。在這裏，一定有人會懷疑，爲什麼意大利的法西斯獨裁，不等到大恐慌爆發老早就實現了呢？這不是與上面說的理論相衝突嗎？其實，仔細一想，並不奇怪。我們曾經說過，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的帝國主義階段，社會階層的對立，本已極其尖銳，革命的條件是已經奠下了基礎；同時，我們又說過，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那些先天不足的國家，革命的速率是更加快一些；而且我們又指出戰後資本主義一般的危機，使革命的勢力更爲擴大。意大利資本主義，誰都曉得它是受着種種限制的，所以戰後意大利革命的危機特別嚴重。墨索里尼就是以意大利有

錢人御用「大夫」的資格，施展出「挖肉補瘡」的手術，才使意大利資本主義的危機暫時渡過。墨索里尼的廣大神通，無非是爲後來的法西斯獨裁者，先樹起一個榨壓的榜樣。在墨索里尼統治的過程中，他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一點也沒有減除，它無非把備戰的速率更加足馬力吧了。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經過一九二九——三二年最深刻的恐慌後，才到處施展出這在十年前墨索里尼就用過的老方法——法西斯蒂化政權的建立——而這個時候，意大利却更進一步走「戰爭」這條路了。一九三四年意大利的大炮飛機，最先向着阿比亞尼亞要血腥的代價了。所以，從發展上說，意大利資本主義並不是跳出了一般資本主義危機的火坑，不過那兒的火坑，是最先冒出火花吧了。

意大利資本主義的發展，本來不及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它的主要

產業還是農業，農民約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一，農業經營幾乎普遍到全國，然而不幸得很，這個國家在墨索里尼的什麼「改良土質綱領」（一九二三年公佈的）「第七五三條法律」（一九二四年五月頒佈的），「三十條勞動憲章」（一九二七年四月頒佈的）以及「土地填築與土質改良綱領」（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廿四日通過的）等剝奪農民利益的新手術下，農業恐慌並未解除半點。例如拿小麥的純輸入來說：一九二一——二二年是二千四百萬斛。一九二五——二七年是八千七百萬斛；而一九二七——二八年，是八千九百萬斛；一九二九——三〇年，是八千三百萬斛。再拿農民負擔的捐稅來說，實在也沒有減輕，據羅馬農業研究所的報告：一九二一年時，祇占他們收入總額的百分之二二・六，到一九二八年時，已增至百分之三三・九了。如果再看工資，據 *Lavoro Fascista* 所載，一九二七——三三年間各工業部門工資跌

落的程度：金屬業減百分之二三；半製品工業、建築業與麻紡織等各減百分之三〇；絲織業減百分之三八。這一些都是說明墨索里尼對意大利人民大众的「盛德」呀！

根據事實，既然證明法西斯蒂這套把戲，能夠暫時挽救資本主義的滅亡，所以當經濟恐慌最深刻的時候，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到處都可以看到法西斯獨裁政權或法西斯政權的普遍抬頭，在德國，一九三三年希特拉手臂上總着卍字，建立起德國社黨的統治。在日本從一九三二年五月犬養首相被刺起一直到今年二、二六事變，是充分證明日本政權法西斯化的程度加強。在美國，「大老闆」們的代表胡佛沒有辦法，只好讓羅斯福這位謀士打個新主意，於是一九三三年此老上台就來一個「新政」。在英國工黨的國民內閣經不起恐慌的震盪，只好讓這最右派的保守黨來執政，於是包爾溫又在

一九三五年親自出馬；在法國金融風潮終於鬧得太厲害，於是一九三五年賴伐爾總理也做過財政獨裁的夢，這一些是說明資本主義國家，都想用「挖肉補瘡」的方法來急救這垂危的舊社會。而這些國家，雖然法西化傾向有早遲的不同，（由於各國社會的矛盾，有程度的深淺。亦即所謂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但是它們的趨勢，却是非常明顯的。

這種趨勢，我們不僅在十足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看到，而且在比較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也看出，就在半殖民地國家也現出這種魔影。在波蘭誰不知道畢蘇斯基將軍遠在一九二六年就做獨裁官；在奧國陶爾斐斯於一九三二年就集中了大權，在匈牙利一九三三年七月所通過的法律，攝政王的權力驟行增大，霍爾泰不是匈牙利實際上的獨裁者嗎？在希臘，今年八月梅達克薩斯公然宣佈獨裁制；在保加利亞，一九三五年成立了軍人內閣；

在西班牙一九三五年五月法西斯領袖羅勃爾斯任陸長表示了右傾政治。歐
洲的情形如此，美洲的半殖民地國家，如古巴、墨西哥、巴西、巴拉圭
等，不斷地在革命過程中，同時政權也不斷地法西斯化。一九三四年以來，
這類國家，總是在帝國主義的陰謀下，成爲革命與反動勢力鬥爭的戰場。

顯著的法西斯勢力是這樣猖獗，潛伏的反動勢力，也到處存在。大家都
知道，在美國的法西斯組織，正在蠢然欲動。被稱爲美國希特拉的史密斯，
還演過「進軍白宮」的滑稽劇；在英國，摩斯萊領導的法西斯組織，也正在
作奪取政權的好夢；在法國，以洛克爲首的有名的火十字團，曾在一九三
四年二月，做過以暴力奪取政權的嘗試，在日本，軍閥氣焰的高張，特別
是最近廣田內閣所遭遇到的困難，日本的議會制度，也大有被軍事法西斯的
魔手一筆勾銷之概。而西班牙弗郎哥將軍的叛亂，在德意勢力支持之下，

愈顯出法西毒焰的狂暴了。

這些現象，是說明資本主義經濟恐慌愈加深，革命勢力便愈加強，從而法西勢力的抬頭就愈普遍。我們很可以把這一點，當作一九三三年以後資本主義世界政治上的特徵。

這個特徵，恰巧又成爲有錢人的謀士引爲謳歌的資料。然而這個特徵的經濟基礎是什麼呢？謳歌的音樂，到底能夠再奏幾遍呢？看，骷髏們不是正在跳舞嗎？

第三章 景氣回復呢？火藥氣味呢？

本章目的，在說明資本主義各國，企圖用軍需工業膨脹的方法，來挽救深刻尖銳的經濟恐慌；企圖用戰爭來解決社會的矛盾。有產者羣的代言人，是興奮的喊「景氣回復」了，「繁榮再來」了，然而我們所能看到的，是火藥氣味下的資本主義世界，正如活火山一樣地快要爆炸了。

一 偏頭風——轉向「特種蕭條」的資本主義經濟

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在新手術施診過後，表面上看起來，病勢的確減輕了一些，於是「繁榮」的好轉，「景氣」的回復，又從那些有意歪曲

事實的什麼經濟專家，政論家的嘴巴裏放出來。按一般的理論說，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是帶着週期性的。意思就是「繁榮」發展到最高度的時候，便發生「恐慌」，經過「恐慌」時期後，又表現出「蕭條」的景象；接着又由「蕭條」轉為「復興」，然後再由「復興」轉為「繁榮」。這樣由繁榮↓恐慌↓蕭條↓復興↓繁榮↓恐慌……的反復循環，就是通常所謂「恐慌的週期性」。根據科學方法，有人曾經把資本主義的恐慌分析過，大概每十年總得循環一次的。

然而一九二九年爆發後的經濟恐慌，到現在已經七個年頭了，我們所看見的事實，不特沒有看到一點「復興」，自然談不到「繁榮」；而且連「蕭條」這階段也沒有跑過。所以大家都說這是「特種蕭條」。這簡直不是以前的恐慌可比，簡直不是吃藥後有恢復健康狀兆的病人；而是臥床不起，患

症特多的一個老頭子，眼見他內部的腐爛，就要嗚呼哀哉了。

根據什麼可以斷定這回資本主義經濟恐慌後的「蕭條」與以前不同？又根據什麼可以斷定病勢終於醫治不好呢？這裏不要信口雌黃，一下沒有說得準，又會給那些有錢人的謀士們以嘲笑的口實啊！

現在我們與其空談理論，不如多舉事實，在這裏，爲了能有系統地說明，還是照前述的五個特徵，（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爆發後）一一地分敘如下：

一．生產縮減的現象，已經克服了沒有？

世界主要工業國生產指數（一九二八——一〇〇）

年份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意國	日本
一九三二	五七·七	八八·四	七五·六	六一·二	七三·〇	一〇九·〇

一九三三	六八·五	九三·五	八四·三	六九·〇	八〇·五	一二六·一
一九三四	七一·二	一〇四·七	七八·〇	八五·八	八八·三	一二八·〇
一九三五	七五·六	一〇五·七	六七·四	九四·〇	一〇二·一	一四一·八

(上表根據國際聯盟統計月報，意國爲一九三五年六月指數。)

這個表告訴我們的，也就是那些歌功頌德的專家引爲竊喜的。的確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我們在這裏看出幾個要點：第一是法國，在一九三三年後，工業生產，反呈減少的趨勢。第二是德、意、日三國進展最速。第三是除日本外，還沒有一個國家達到一九二九年的水準（按美國 Annalist 雜誌所載，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三五年較一九二九年低百分之一六。五）。至於今年上半期的工業生產指數，美國最高點曾達八六·六；英國（第一季每月平均）曾達一一四·七；德國最高點達一〇五·二；日本最高點

達一五〇・五。法國最高點達七三・一。都已超一九三五年的水準了。

但是這是否就說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到「繁榮」的希望呢？我們還沒有武斷的把握。平心靜氣一看，這種向上的氣壓，的確不錯；但可惜這是害的偏頭風，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指數增進的原因，原來不是正常的發展；只不過在法西勢力統治下，在魔王們從事戰爭的狂熱下，拼命發展軍需工業生產的結果，才造成這種火藥氣味的「景氣」吧了。

爲什麼能說工業生產指數的增加，一定是軍需工業發展的結果呢？不必爭長論短，我們隨便舉一兩個例來看一看。比方製造軍器最需要的原料，如鋼、鉄之類；供軍用最主要的燃料，如煤、石油之類；戰時速度最大的武裝隊，如摩托車之類，這一些的生产量，的確在最近幾年中，有顯著的增加，特別是德意日三國：（單位千公噸。鉅單位公噸）

法國				英國				美國							
銻	煤	鐵	鋼	銻	煤	鐵	鋼	銻	煤	鐵	鋼				
四、〇一七	三、八五六	四六一	四七〇	二、二六七	一七、七一七	三〇三	四四五	一六、一四三	二七、一八三	七三五	一、一一八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年六月
四、六四六	三、九〇六	五二七	五四四	三、四七七	一七、五二五	三五〇	五九五	二四、五四七	二八、九六七	一、一九	一、九一三				
四、二六九	三、九六七	五一三	五一四	三、八五九	一八、七〇八	五〇六	七五〇	二七、七一七	三一、四一三	一、三四八	二、一三九				
	三、六七六	四六五	五〇三	五、五三五(四月)	一九、五八九(五月)	五三八	七八二	三二、四五八	三二、三九五	一、五七七	二、二六七				
	三、九八二														

日本			意國			德國				
煤	鐵	鋼	銻	鐵	鋼	銻	煤	鐵	鋼	煤
二、三三八	九八	二〇〇	一、四九九	三八	一一六	三、四九五	一八、九五六	二二八	四八一	一八、九五六
二、七一〇	一三三	二五四	一、二二八	四三	一四九	四、二三九	一九、七二六	四二九	六三二	一九、七二六
二、七五五	一六一	三一〇	二、〇三六	四五	一五四	六、〇七二	二一、八五六	七二八	九九〇	二一、八五六
二、九五八	一七三	三六九	二、一三八	五三	二九一	九、九七〇	二二、〇九〇	九七九	一、二四九	九、九七〇

(本表選錄自一九三六年世界知識年鑑)

這個表給予我們的認識有四點：(一)像日意這些國家，它們並不是重工業國，可是供重工業用的原料，為什麼增加得這樣快呢？毫無疑義，它

們是正在製造殺人的大炮飛機哩！(二)德國在上述幾種產量中，特別是在一九三四年，真是加速度的飛躍。我們自然不能憑此就說是增加軍需工業；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德日意這幾個侵略國家，不是已經明目張胆的動起武來了嗎？(三)那麼，英美總算是空叫「和平」的國家了吧？爲甚麼它們又有同樣的趨勢呢？這一點不足爲奇，只要知道英美兩國正在「準備」；兩國的大軍火商，正在張口大笑，便能明白。不久以前，羅斯福禁運軍火出口的命令，還碰過這些大老闆的釘子呀！(四)只有法國的情形，稍爲不同，這一則是表示法國始終沒有跳出恐慌的深淵；但同時，也許是說明法國趨向於和平的一個理由吧！

我們如果把汽車生產的情形一看，也不難明瞭：(一九二九——一〇〇)

	英	美	德	法
一九三四	一四七	五一	一〇五	六九
一九三五	一七三	七一	一四九	六一
一九三六(五月)	二二九	八七	一九七	七一

但是，若從供消費品的紡織品生產看，其情形却大不相同，英日兩個
 賴紡織工業爲生命的國家，生產指數的增加，遠不如供軍需用的生產來得
 快；而且，日本還有低落的傾向，現舉例如下：

紡織品生產指數(一九二九——一〇〇)

	英	美	德	法	日
一九三四	九三	七四	一〇七	六九	一二六
一九三五	九八	九〇	九九	七一	一三六
一九三六(五月)	一〇五(第一季平均)	八七	一〇五	七三	二二七

(上二表引自現世界第一卷第五期)

這裏，不必再舉例。單從這幾個現象，已足證明各資本主義國的備戰情緒，是如何緊張，所謂「景氣回復」，原來都是這麼一回事。

二・失業問題又怎樣了呢？

「景氣」既然「回復」了，資本主義世界應該大家有飯吃了吧？失業的人數，應該大大地減少了吧？但是據一九三五年一月的統計，五大資本主義國家（英美德法日）失業總數，還有二千七百萬之多。一九三六年初失業人數，美國有九百零一萬人；德國有二百五十一萬五千人；英國有二百零一萬六千人；法國有五十二萬九千人，捷克有八十六萬人。這是國聯的統計，實際上還不知有若干人沒有算在數內？

然而有一件不能抹煞的事實，就是近幾年來，從數字上看，有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人數，的確減少了一些，現在表示於下：（單位千人）

年 份	美	國 英	國 德	國 法	國 意	國 日 本
一九三三	一一、九〇四	二、五二一	四、七三三	三〇八一	〇一九	四〇九
一九三四	一〇、九〇〇	二、一五九	二、六五八	三七六	九六四	三七三
一九三五五月	一一、〇〇〇	二、〇四五	二、〇一九	四三三	七五五	三六八(二月)

(上表根據國聯統計，美國一九三四年數字係根據美國工聯是年十月統計。)

我們對於這個表，並沒有看出各國對失業問題的解決。這裏，我們有幾點應該注意的地方：第一是這些數字，實在靠不住，例如英國德國法國都是按徵求工作的人或登記失業的人計算的。第二是各年季節的變化，使失業的統計很難得到確定的標準。第三是我們不要忘記：一九三三年以來，那些謀士們打出什麼舉辦「公共工程」(如美德)「強迫服役」(如德)等不給工資的方法，來減少失業數字。特別是希特拉統治之下，在什麼「集

中營」，「勞動營」裏還關禁着幾十萬人，這真是掩飾失業最好的錦囊妙計。而墨索里尼稱王的意大利，軍閥專橫的日本，他們即使已經施出「戰爭」這法寶，但却無論如何也沒有解決失業問題呀！

三・貿易的衰落情形，有了起色沒有？

試先舉個例來看：

世界貿易指數表（一九二九——一〇〇）

	貨 值	價 格	貨 量
一九三三年平均	三五・二	四七・〇	七四・九
一九三四年平均	三四・一	四四・〇	七七・八
一九三五年(第二季)	三三・四	四三・〇	七七・八

（本表引自世界景氣年報一九三五年第二四半期）

這個表證明一九三五年第二季時，世界貿易的貨值與價格指數，還是

沒有好的轉機。一九三四年(所謂有「好轉」的一年)各國對外貿易額要比一九三二年(危機最深刻的一年)低百分之十六，比一九二九年低百分之六七。五。但如從各主要國看，最近兩年來的情形又怎樣呢？

主要列強進(A)出(B)口每月平均貨值(單位百萬美元)

	英	國	美	國	德	國	日	本	法	國
一九三四	一七一	九九	八一	一〇四	八七	八二	三三	三	七五	五八
一九三五	一七一	一〇三	一〇一	一一一	八三	八五	三四	三五	六八	五〇
一九三六上期	一八二	一〇二	一一四	一二二	八四	八九	四二	三四	七八	四七

(本表引自現世界第一卷第五期)

上表在大體上說明一九三六年上半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多少較過去都有些增加，只有法國在出口方面，是減少的。這種情形，似乎

是表示「繁榮」有了轉機的樣子；但是這其中的道理，還有許多說不得的地方。首先要指出來的，是各國的貨幣戰爭，在最近一兩年中，爲了爭奪市場，真是鬥爭得頭破血流。不必舉遠例，就拿中國的情形說，英鎊同美元在中國的鬥爭，對白銀問題，已經不知費了若干心血。大家都聽慣了中國加入美元集團，抑或走進英鎊集團的問題，日本又要出面不答應。而且這些什麼布洛克經濟，集團經濟在加緊榨壓殖民地的油水一點上，也相當得到一些效力；同時，各國在這個時期中，對於軍需原料大量的吸收，又不能不設法增加出口，這麼一來，世界貿易的樣子，當然興奮了一些。

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國家，就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的贖武政策，雖然奪得了阿比西尼亞，可是並不像日本奪得中國這麼順利；而且阿比西尼亞又不像中國這麼肥美，所以意國在國際收支上，老是沒有一點鬆氣的地

方。意國的入超，總是一年不如一年的惡化，一九三三年入超額還只有十四萬萬里拉，但一九三四年已增至二十四萬萬里拉，一九三五年爲首八個月內，更達十七萬萬四千萬里拉了。自世界五十餘國因意阿問題對意施行經濟制裁以後，意國對外出口更形減少，據國際聯盟的報告，去年十二月間，意國對三十國的出口總額，尙有一千七百三十萬美元，但到今年二月已跌至五千八百六十萬美元，三個月內幾乎減少三倍。這樣使得「羅馬帝國」的光榮愈加慘淡「無光」了。

其實，這不是意大利一家商號，因爲火藥庫首先走火，弄到生意做得不順手，就是那些賺得幾個冤枉錢的國家，也怕火藥庫已在冒煙哩！

四·信用恐慌與幣制問題應該解決了吧？

從工業生產與國際貿易說，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比起一九三二

年都稍好一點；但比一九二九年的水準還差得很遠。說到這在獨占資本主義階段中佔重要地位的幣制和金融的恐慌，我們不僅沒有看到「轉機」；而且只看到變本加厲：一九二九年幣制動搖的國家還只有四個，一九三二年初增至二十四個；一九三三年初增至二十九個，一九三四年初增至三十二個；及至一九三五年四月比利時放棄金本位後，又添成三十三個，一直到今年九月，法郎貶值後。連這碩果僅存的法國，也全部滾入幣制混亂的恐慌中來了。

金融發生恐慌，自然使信用破產，現在我們不必多舉例，看一看世界上兩個最有錢的國家便知道了。

先講美國，短期資金的利率，已低到一厘以下，長期資金的利率，在一九三五年夏季，也不過三厘左右，美國銀行月終承兌票據和放款的餘額

實在減少得太快：（單位百萬美元，各年三月底）

	承兌據票	抵押放款	其他放款
	(全國銀行)	(城市聯合準備會員銀行統計)	
一九二〇	一、五三五	—	—
一九三一	一、四六七	—	—
一九三二	九一一	四、七四四	五、八八七
一九三三	六七一	三、六四四	四、六八八
一九三四	六八五	三、五一四	四、六四七
一九三五	四六六	二、九七四	四、六三五

（本表引自申報月刊第四卷第七號第六一頁）

在英國，自放棄金本位後，短期資金利率由四厘六毫七降至一厘以下，而長期資金利率的跌落，已將國債自四厘半、五厘，掉換為三厘和三厘半了。據倫敦全體交換的銀行放款額與票據貼現看，並沒有什麼起色可言：（單位百萬鎊各年每月平均餘額）

年 份	據票貼現	放 款
一九三一	二五六	九一九
一九三二	三〇八	八四四
一九三三	三五四	七五九
一九三四	二三〇	七五三
一九三五(三月)	二〇七	七六七

(同上五九九頁)

至於法國，「法郎的危機」，早成爲預言家的「神課」，法國的金融情形，本來就不算好，一九二六年時，法蘭西銀行的貼現率雖曾高至六・五八厘，但一九二九年即降至三厘五；一九三二年以後，大約總在二厘五左右，而法國在金融資本家的操縱之下，現金的逃避，非常驚人，一九三五年三月末旬，法蘭西銀行存金尙有八二、五九七百萬法郎，自去年五月及十一月，法郎經過兩次恐慌，特別是今年三月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所發生

的風潮，使法蘭西銀行（國家銀行）的存金，減至六五、七〇〇百萬法郎了。而九月上旬左右流入美國的黃金，據云達二千餘萬美元之多。由此證明，金融恐慌的嚴重，就在現階段，不僅沒有減輕，反而日趨惡劣了。

說到那些以窮兵黷武爲「光榮」的國家，它們在窮困下關的金融恐慌，更不待言。意國中央銀行的存金，在一九三三年約有七十一萬萬里拉，但到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只有三十九萬萬三千六百萬里拉了。據巴黎事業報的估計：「意國國家銀行的存金，因政府支出浩繁，每月要減少五萬萬里拉」。墨索里尼就有天大的本事，也莫可奈何。自侵阿以來，財政上的難關，更無法打破，金準備既減低百分之四十，公債利息也無法償付，即使用強制方法發行低利的新債以掉換舊債，依然不能解決幣制和金融的恐慌。

在德國，希特勒上台以後，金融恐慌的問題，還是沒有半點辦法。一九三三年九月德國“*Deutsche Volkswirt*”載稱：柏林交易所股票的平均價格，曾跌百分之十七，而有固定收入的債券，曾跌百分之十二。德國金融獨裁者國家銀行總裁沙赫特，單獨決定信用範圍的大小與流通的償付方法；降低折息率；統制外幣；限制進出口；並且還把那些沒有價值的「公債券」，當作通貨使用。同時又把短期信用，改為長期信用。一九三五年，德國窮得太厲害，而希特拉的大炮開支又特別大，所以在二月間，就實施公債轉換法，把年利六厘的減成四厘半，據說這樣一來，德國政府每年可少付利息三千萬馬克。

德國的金融恐慌，在存金減少的情形上也可以看到：一九三三年，德國國家銀行的存金，尚有三八六百萬馬克，一九三四年四月減至二〇五百

萬馬克，十二月更減至七八·七六百萬馬克，一九三五年初，只有七〇百萬馬克了。這是說，希特拉執政後二年中，金子跑了五分之四以上。

打着戰鼓的國家，哪一個有辦法能夠解決金融資本主義的矛盾。我們叫「東鄰」，又何嘗是例外。表現得最明白的當然是財政的虧空，補虧空方法，在窮得可憐的國庫裏，只有靠發公債，然而公債還得看政府的信用如何，才能使其增加。那麼，日本的情形怎麼樣呢？我們試舉出一個表

來看看吧：（單位百萬日元）

年 度	歲 出 總 額	經常歲入總額	公債收入總額
一九三一(決)	一、四七六·七	一、三一四·九	一一〇·三
一九三二(決)	一、九五〇·一	一、二八七·〇	六五九·六
一九三三(決)	二、二〇四·七	一、三九一·四	七五三·〇
一九三四(豫)	二、二二三·八	一、二四九·八	八八一·一

一九三五(豫)	二、二一五·四	一、三三五·六	七七一·七
一九三六(豫)	二、二七二·〇	一、四五〇·〇	六八〇·〇

(本表引自世界知識第三卷第十一號)

這個表告訴我們一個要點，就是一九三三年前後的情形不同，日本的歲出歲入，和公債收入在一九三一至三三年中都呈增加的趨勢，一九三四至三六年中却減少了。而一九三六年的歲出預算，反而特別增大；這個現象，只有從東北被奪去後才能說明，而最近三年來，山窮水盡的日本資本主義，把什麼力量都擲在滿洲和進攻中國去，於是窮得更爲可憐，資本家的興奮已刺激不起，單就公債收入的情形看，便是很好的證明。難怪近年日本的軍閥與財閥，在利益上總是吵嘴，彌補不起的赤字豫算，還能說不是日本金融恐慌深刻的表示嗎？

五。農業恐慌在這「蕭條」的階段中，有了轉機沒有？

資本主義世界小麥、米、棉花、蔗糖種植面積（千公頃）及產量（千担）：

年 份	小 麥		米		棉 花		蔗 糖	
	面積	產量	面積	產量	面積	產量	面積	產量
一九二一—	104,300	1,000,000	70,500	620,000	3,000	5,000	15,000	150,000
一九三一—	101,800	1,000,000	54,000	480,000	3,600	7,500	10,000	100,000
一九三一—	227,000	2,750,000	—	—	80,000	30,000	51,000	130,000

（本表選錄自一九三六年世界知識年鑑）

據說一九三五年麥子尙未收穫以前，過去歷年的存貨還有二千三百九十萬噸。一九三四——三五年世界小麥的輸出，減少得真可怕，在歐洲大陸方面，只及一九二五——二九年間每年平均輸出的二分之一。靠輸出農產品的農業國家的收入既然減少，它們就不得不竭力阻止工業品的輸入，

實則無力購買工業品，這給予工業國一個大打擊。因此，農業恐慌與工業恐慌的交織，還是愈演愈嚴重的。

x

x

x

根據上述種種實在情形，決不是誰要故意說資本主義的壞話。世界經濟恐慌之所以能走上「蕭條」的階段，不是像以前的恐慌一樣，不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下，還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而是明明自一九三三年以來，資本主義各國，都採用法西或法西化的手術，發展軍事工業，以替這千瘡百孔的社會殘骸，敷上一層膏藥。事實上，這膏藥並不對症，使裏面的腐爛更加擴大，使病人所受的毒，更加深刻：所以這回的「蕭條」，老是有「復興」的出路。稱之為「特種蕭條」，的確是「平心之論」！

假如我們再進一步地來研究，那麼，「特種蕭條」更現出狐狸尾巴了！

二 原形畢露——資本主義國家的備戰狂

上面說，一九三三年後所謂「景氣回復」或「繁榮再來」的事，不過是軍需工業的畸形發展，這件事僅據上面的舉例說明似乎還不夠；這裏想把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備戰狂，再明白指出來。

我們常常聽到好些新名詞，如像「經濟的備戰」；「農業方面的備戰」等等，這些大概都是「德國造」或「日本造」的。說起經濟的備戰，許多地方還常常能夠蔽人耳目，而這些地方一經指破，又似乎看到戰神的苦心經營，的確是無微不至的。前面說過，紡織工業在德國爲什麼近兩年會發展得特別快呢？有人說，不是別的，是因爲希特拉要把整個德國都穿上「制服」哩！又如希特拉農業政策裏提倡並獎勵羊毛生產，然而德國大眾老是「號

「不已，這是什麼道理呢？據赫爾列說：「希特勒政府振興羊毛生產和羊毛製造，也是一種特殊的戰時手段……此種最重要的軍隊必需品——羊毛，德國出產的只能供需要的百分之七……」（見時事類編第三卷第五期）

日本的石濱知行氏，在其所著軍國日本的經濟容貌一文中說：「我國軍需工廠——陸軍有三十八個，海軍有十二個，共計五十個；」又說「最近世界工業底傾向，是以軍需工業爲中心。其他的工業環繞着它成一統合體，而統一它的是軍需工業動員法……」；「由公債來支付的膨脹了的軍事費，百分之三〇——四〇被投進軍需工業，使以軍需工業爲中心的產業實現了相當的活氣。這是現在的「景氣」的真相。而且，大體上可以看作這是世界的傾向……」（本文引自時事類編第一卷第二十三期譯文）

不必再舉例，現在我們就看工業生產的出品是些什麼呢？如果拿各國

日				
	本	一九一五	一二〇〇	二五
		一九三四	二二〇〇	二二〇〇
				九二〇〇
				九六一

如果看攻擊武器中最新式的坦克車，一九三四年時，美國已有二五〇輛；英國已有一三〇〇輛；法國已有五〇〇〇輛；德國已有三一〇〇輛；意國已有七〇〇輛；日本已有一〇〇〇輛了。（以上引自世界知識第二卷第二號）。這些數字僅僅是各國公布的，實際上還不知要多若干，而且自德國破壞凡爾賽和約。日本廢除華盛頓條約後，各資本主義國家，更拼命地在作海陸空軍的競賽。自遠東菲戰事發生，以至於目前整個歐洲混亂的局面，英美等國正以浩大的軍事預算費加緊整個國防，努力造艦競爭。德意日等國，正將人民的血汗，消滅在炮灰裏。

帝國主義備戰的狂熱，我們再從各國軍事預算費的逐年增加上，也能

看得出來，現列表如下：（單位百萬各國本位幣）

美	國(元)	一九三二—三三	一九三三—三四	一九三四—三五	一九三五—三六
		八〇〇	八六五	八四一	八七〇
英	國(鎊)	一〇三	一〇八	一一四	一二四
法	國(法郎)	九、九六五	一一、四四七	一一、一八七	一一、九〇〇
德	國(馬克)	八六五	八七九	一、三五三	—
意	國(里拉)	五、一九三	四、五八四	四、二九九	四、六一四
日	本(圓)	六九七	八五二	九三七	一、〇二三

（本表見張弼：世界知識叢本）

德國在一九三五——三六年中，更不知它增加了多少軍事費。並且法西斯侵略主義國家，往往將其他政府機關的經費臨時移作軍用費，墨索里尼在東菲戰爭爆發後，就已採用過這種手段。如從整個國庫支出說，這些備戰的國家，軍事費在預算中無疑佔首要地位，例如德國，在一九三〇——三一年度的軍事費，不過在總歲出中佔百分之五·八八；但到一九三四至

三五年年度中，却達百分之一三・八五了；在日本情形更不得了：比方一九三四——三五年度的軍事費，竟達總歲出的百分之四六・六二，幾佔數字的一半了。這些不是說明各國的備戰狂是什麼呢？這些不是說明「景氣回復」，而是說明「火藥氣味」的濃厚啊！

不僅如此，我們就在貿易上還可看到一種火藥「景氣」，就是那些軍火商的生意特別興隆。例如一九三一年世界出口貿易只及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五八・七；但世界軍火輸出却及百分之五八・九；而一九三三年，世界出口貿易減少為百分之三三・六時，世界軍火貿易，反增至百分之七五了。這是多麼好的證據啊！

總之，資本主義世界，正在狂風暴雨的前夜，已經被事實證明出來。而造成這種現象的，是那些自命為挽救資本主義恐慌的法西魔王們，施展

這無可奈何的辦法的結果。然而就因為如此，經濟恐慌才愈無出路，這不是「特種蕭條」是什麼呢？

能使恐慌走上「特種蕭條」的階段，已經是有錢人謀士盡了最大的努力。造成「特種蕭條」的原因，固然是軍需工業的膨脹；但是使軍需工業能夠膨脹的，還有一些最悲慘的剝削方法呀！

第四章 醫不好的老病

本章目的，在於說明各資本主義國家對於經濟恐慌，究竟用過什麼方法，使其能轉入「特種蕭條」的階段。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使「恐慌」再循環到「繁榮」呢？這裏，只提出兩種最流行最基本的來說一說。一個是對內的所謂「統制經濟」；一個是對外的所謂「集團經濟」。

一 殺人不見血——統制經濟

一九三三年有一個最時髦的名詞，叫做「統制經濟」。而一九三三年資本主義世界鬧得最起勁的，也就是「統制經濟」。就連我們中國的出版界，也曾有過投機大競爭。一時關於談「統制經濟」的書，真是在廣告上

大吹大擂。的確，有很多人都相信這法寶不錯，資本主義到底不會一病不起；而且最矚目的就是美國羅斯福上台後的什麼「藍鷹運動」。甚至有人把資本主義國家的「統制經濟」拿來和蘇聯的「計劃經濟」相比擬；有人也把「統制經濟」當作「計劃經濟」用；還有人主張半殖民地的國家，也該實行「統制經濟」。真可謂衆說紛紜，把整個世界鬧得烏烟瘴氣。但是自從羅斯福的「復興法案」，被美國最高法院判爲「違反憲法」後，自「新政」被證實爲不足挽救美國資本主義的最後厄運後，大家對於「統制經濟」又未免由懷疑進而爲淡然地漠視了。到底「統制經濟」是怎麼一回事，它是不是醫治資本主義老病的良方呢？

我們一點也不否認，「統制經濟」曾被有錢人的謀士認爲是專治資本主義「心臟病」的一個良方。可惜配起藥來，吃下去只能吊命而不能使病

人起床。所以我們認爲「統制經濟」，的確是資本主義各國企圖挽救恐慌所採用的一種「殺人不見血」的武器。

從一九二九——三二年的經濟恐慌，給那些有錢人的苦悶，是生產減縮，失業增加，貿易衰落，信用制度破產，農業與工業恐慌相互加深，這在前面我們已經指出過了。那些有錢人的謀士看到這些現象，又看到聯建設的着着成功，也公然承認資本主義有大毛病，如像盲目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呀，生產力與購買力的不平衡呀等等。因此，他們就想到如果把政府的權力擴大，把生產統制起來，即是把生產過剩的加以限制，生產不足的使其增加，這不僅可以打破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並且可以使生產和消費平衡起來，有錢人的荷包不是依然會「脹鼓鼓」的嗎？同時，政府的權力增大，能夠統制金融，即是能夠擴大信用和用補助方法來維持金融機關，

不是更能使「大老闆」的江山，多得一層保障嗎？

我們不必說得太神祕，就拿這喊破喉嚨叫「統制經濟」最響亮的美國來做例子。

一九三三年春天，羅斯福開始展開他那面「藍鷹運動」的大旗，他的口號是三個「R」。即是（一）失業救濟（Relief），（二）產業復興（Recovery），（三）社會改革（Reform）。這真是些好聽的新名詞。在這幾個口號之下，他做了些什麼事情呢？我們知道的幾件大事：首先是以舉辦公共工程，直接現金接濟和失業救濟金等方法來救濟失業。然而不幸得很，一九三四年竟成爲「罷工年」，一個滑稽的諷刺報道，說一九三三年五月——三五年三月，共用去失業救濟金三萬萬金元。據云：「全美國的失業救濟金，每秒鐘要費五十八元；每分鐘要費三千四百元；每小時要費二萬零八千元；

每月平均要費十五萬萬元」，這真是一個有趣的統計啊！其次是以通貨膨脹的方法來提高物價，刺激輸出貿易。羅斯福曾用無線電廣播演說，對人民提出四個問題：「你們的負債，比從前減輕些了嗎？你們銀行存款，比從前穩固些了嗎？你們的工作情形，比從前改良些了嗎？你們對於自己產業的前途多一點信心了嗎？」事實的回答是：窮人愈加破產，小有產者的沒落，（例如羅斯福執政後兩年中，據美國財政部的報告，進款在五千元以上的人，每年所付的所得稅，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但五千元以下的，却減低了百分之十三）失業依然嚴重，農民的生活更爲困難。

但是，我們一點也不要抹煞羅斯福的功績，他的「復興法案」，雖然「大亨」們也有些討厭做得不好；但對於他們的利潤確是計劃得很周到的

試看下表，便能明白：

(一)	一七五家工商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三二年所受營業損失……………	九七百萬元
(二)	同此工商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三三年所得利潤……………	六六一百萬元
(三)	二五〇大工業企業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所得利潤……………	八六百萬元
(四)	同此大企業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所得利潤……………	二七七百萬元

(本表引自時事類編第三卷第二期)

事實太明白了，「統制經濟」被認為是挽救恐慌的法寶，其作用原來在這個地方。這裏，我們要指出三點：第一，統制經濟的施行，並不是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統制，只是想緩和勞資衝突，以便更有辦法統制出賣勞動力的人的血汗吧了。第二，統制經濟是犧牲較小資本，增高大企業和金融資本的利潤，使獨占資本更加得勢。第三，統制經濟，並未減輕獨占資本相互間的競爭和衝突，因為「在各個有產者羣集團間的矛盾強烈化的條件之下，某

種政策不能同時滿足一切有產者羣集團的慾望的緣故」。例如福特大王反對國家干預勞動條件的任何辦法；國際銀行家，又不贊成「通貨的實驗家」，（因為一般的銀行家，都不滿意於統制國內公債的法令）。這就是說，統制經濟，不僅沒有解除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反而更加擴大了這矛盾。明白了這一點，才會了解爲什麼這次恐慌後的蕭條，不能有「復興」的可能，而成爲一種「特種蕭條」的原因。

美國的情形是這樣；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消說也曾採用過「統制經濟」或類似這一類的手段來挽救危機。德意在法西政權之下，榨壓人民的方式更不同了，希特拉的「勞動營」便是顯例。在日本，「統制經濟」這名詞，曾經在過去三年前說得有聲有色。這裏使我們得到一點認識，就是無論用什麼名詞都好，經濟上的統制的強烈化，政治上便是法西或法西

化政權的明朗化。這也許可以稱爲「特種蕭條」階段的特徵吧！

以殺人不見血的手腕來統制經濟，還僅在生產、失業、信用這幾方面打算。而貿易與殖民地半殖民地農業恐慌等問題，又當如何處理呢？我們眼看到的，各大資本主義國家，除了在國內施用加深剝削勞苦大眾的「統制經濟」這方法外，對於奄奄一息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也打出「統制」的主意來。

二 抽筋不剝皮——集團經濟

像「統制經濟」一樣盛行過一時的名詞，恐怕要算「集團經濟」（或稱「布洛克經濟」）吧！顧名思義，「集團」就是把許多有密切關係的團結得更緊一些，以便對付另一「集團」的勢力。這顯然是有競爭的意義的。在

國際間表現出來的是國際貨幣戰爭惡化後，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在厲行市場爭奪上變更或加強了關稅政策，築起高度關稅壁壘的屏障。記得「統制經濟」正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所謂「亞泰基」(Anarchy)政策，(或稱「鎖國經濟」或「經濟的國家主義」)也同樣的高唱入雲。這些玩意，本來不是新發明，無非是把「保護關稅政策」，舊樣新裝起來吧了！但是無論如何，在這時用起來，它的意義總有些不同的地方，這不同的基點，就是對殖民地的控制和開發，對半殖民地的市場競爭，更來得有力一些。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挽救恐慌的一個路線。

這個路線，首先執行的是那靠殖民地吃飯的大英帝國。誰不知道，一九三二年英國在渥太華舉行的經濟會議，就是大英帝國「集團經濟」的開始；後來又在倫敦舉行過「帝國會議」，更是希望加緊「集團經濟」的作

用。根據事實證明，「集團經濟」的要點：第一是防止別的帝國主義用「商品傾銷」，對自己的殖民地的進攻；第二是使殖民地與母國的關係更能密切，一方面本國的過剩工業生產品的消費市場更能獨占；一方面從屬國家的農業生產品更能配合自己的需要。無怪乎此風一開，各大資本主義國家，都相繼效法，認爲這是挽救恐慌中貿易衰落的無上妙策。

的確，集團經濟是發生過效力的。例如渥太華會議後，英國本國與英帝國相互間貿易上所佔的成分，與歐陸和美國的貿易成分相較，確實有了增加，特別是生產手段輸出的增加。根據英國商務局的報告，一九三四年上半年英國經濟改善的步調，已超過一九二八年的水準了。這不能不歸功於「集團經濟」的成功吧！

但是加強剝削殖民地的「集團經濟」，是否便可使恐慌由「特種蕭條」

轉爲「復興」了呢？事實告訴我們，殖民地國家在有利於母國之下，便完全犧牲了自己，農業恐慌的嚴重愈是加深，購買力就愈是減少。由於經濟的破產，獨立解放運動也就愈是加強。不必說得太遠，加拿大的傾向美國，印度的屢爭自治，還能說大英帝國的「集團經濟」，有萬世不朽的盛業嗎？這麼一來，我們看到一九三四年冬季，所謂經濟改善的步調，在英國又低落到一九二八年的水準以下了。

倣效英國集團經濟最顯著的，要算法國。因爲法國是世界上第二個殖民地帝國，一九三四年末，在巴黎曾經舉行過法國殖民地經濟會議。這次會議的意義，當然與渥太華會議差不多，就是法國想要團結自己的殖民地，和附庸國，一則解決一九三二年以後的法國對殖民地貿易的入超問題（以前是出超的）；一則以便與其他帝國主義的「集團經濟」對抗。可是理想與

人事有許多背道而馳的地方，結果依然是好夢難圓。

就目前的現勢講，世界上有四大「集團經濟」的組織，現列表於下：

(一) 英國	(二) 法國	(三) 美國	(四) 日本
1. 英本國 2. 各自治領 3. 各殖民地 4. 委任統治地 5. 其他 (英鎊影響所及的，如南美的阿根廷，北歐的挪威，瑞典，丹麥，芬蘭；西南歐的葡萄牙等)	1. 法本國 2. 各殖民地 3. 委任統治地 4. 其他 (法郎影響所及的，但目前已經崩潰了)	1. 合眾國 2. 各殖民地 3. 其他 (美元影響所及的，如中南美的大部分國家)	1. 日本本國 2. 各殖民地 3. 委任統治地 4. 偽滿 5. 其他 (如冀東察北等地)

日本帝國主義，還大胆地有過中日「滿」結成「集團經濟」的提議，這是很想把整個中國都變成它的殖民地呀！而目前呢？日本帝國主義並未

放鬆這個工作，正從政治經濟各方面，加緊對中國進攻哩（雖然中國現在滾入了英鎊集團）！

至於德意這兩個資本主義國家，德國可憐得很，在戰後已經完全失掉了殖民地；意國的殖民地較少，而且在貿易上不佔重要地位。所以它們無所謂「集團經濟」，只不過是正在做奪取殖民地的幽夢吧了。

x
x
x
x

根據上述的情形，醫治資本主義老病的什麼藥方都不靈了。「殺人不見血」的「統制經濟」；「抽筋不剝皮」的「集團經濟」，不特沒有使病人的病勢減輕，反而使病人的熱度增高，脈搏的跳動加速了。

下面的事實，就是我們看到的正面答復啊！

第五章 難道永遠做奴隸？

本章目的，是根據前述資本主義恐慌的結果，被壓迫剝削者羣的生活便愈壞；而資本主義各國反而更加緊壓迫剝削的結果，必然會引起劇烈的反抗。這反抗就是資本主義國內革命危機的擴大與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高漲。

一 從夢中驚醒起來——資本主義國內革命勢力的抬頭

像謎一樣的「特種蕭條」，結果被人猜中它是醫不好的老病。儘管希特拉說「德國解決了失業問題」；儘管羅斯福在調解勞資糾紛，但一件不能抹煞的事，就是呻吟於貧困交加中的人，老是有增無已。假如說那些人

是甘於把自己看作上帝鑄定的奴隸，應該忍饑挨餓地做任人宰割的羔羊，也許資本主義世界，還可以苟延殘喘，也許法西斯獨裁化的天下，還可以比較太平。但這總是理想，人不是那樣無聲無息地就死下去的。

在世界經濟恐慌惡浪中的一切情形，我們已經大體說過了；而多數人生活的艱苦，我們也指出過了。這時候沒有別的話可說，只不過要問這些人是活下去呢？還是死下去？

世界上最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大家公認是美國。就是說，美國一般人的生活比起別的國家總算好一點吧？安居樂業的氣象，應該比別的國家多一些吧？然而自恐慌爆發以來，什麼主意都打盡了，還是阻止不了窮人造反的亂子。據美國勞動統計局不精確的報告，美國的罷工風潮和農民騷動一九三一年罷工事件有三二次，一九三二年有三〇一次；一九三三年

有一、三八五次，參加工人達七十八萬餘人。一九三四年也有一千三四百次之多。一九三五年因工賬計劃引起紐約公共工程局十餘萬工人罷工的風潮，接着又有碼頭工人大罷工，就在今年總統選舉之後，也發生了海員大罷工。這些罷工事件包括各種產業部門。在羅斯福的「新政」之下，每天的報紙上，不看到工人罷工的消息，便看到農業勞動者罷耕的運動。羅斯福上台之初，雖說打出救濟農村的口號；可是西部農民大騷動，罷耕請願，把這位初登白宮寶座的金元救主，弄得手忙腳亂。一九三三年中，單在加州就發生過好幾萬農業勞動者的反抗運動。而饑餓團，求職團等等龐大的隊伍，又時常要出來遊行示威。這一些，說明了什麼意義呢？

另外一個國家，就是大家都知道有「貴族工人」的英國。英國的失業人數，經常是在二百萬人左右。以前很多人都恭頌它是資本主義的老大

哥；而它的一舉一動，又能夠影響整個世界的政治。自從恐慌爆發以後，唐寧街的謀士們，弄得頭昏眼花，幾年來東換西調了許多「紳士」，總是想不出一個最好解決恐慌的辦法。增加失業救濟金，而領救濟金的人也跟着增多。以前皇太子在一九二九年時爲窮人親自募過賑災捐，已經引爲「光榮的孤立」國家的恥辱；而一九三四年冬幾十萬失業者組成的饑餓團，公然敢結隊到倫敦去要飯吃，這不光是在「光榮」上加上一團黑氣，簡直把「闊老」們都嚇得魂不附體了。一九三五年中發生的礦工大罷工，更是說明英國的窘狀。

在法國，工潮的起伏，已經不是一天的事，一九三五年賴伐爾減政令發出後，就連那些公務人員都起來罷工了。今年以來，人民陣綫政府成立後，勞動者的力量更表示得十足，全國幾十萬工人無數次的大罷工運動，

正督促法蘭西走上新的階段。

在日本，這貧乏的資本主義國家，再加上軍事負擔的苛重，哪裏還有換氣的餘地。所以日本的罷工事件，特別明顯，現在試列一個表吧：

年 別	罷工次數	參加人數
一五二九	一、四二〇	一七二、一四四
一九三〇	二、二八九	一九一、八〇五
一九三一	二、四五六	一五四、五二〇
一九三二	二、二一七	一二三、三一三
一九三三	一、八九七	一一六、七三五
一九三四	一、六七三	一〇九、五三〇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發生過海員大罷工，全國汽車工人大罷業，東京及大阪、橫濱、神戶電車工人大罷工。同時，我們不光是看到這種現象；我們還看到日本農村的騷亂。所謂「小作爭議」事件，一年比一年多起

來，一九三三年有三千八百八十四件；而一九三五年已增至五千五百十二件了。

除了這幾個大資本主義國家之外，我們似乎看脫了德意的情形。這裏，沒有多少話好講，在德意的法西斯統治，的確是「隱惡揚善」，新聞封鎖之下，無從找到正確的統計數字。我們只知道兩國的人民在飢寒交迫中確是事實。今年德國選舉，本來是國社黨一手包辦的，但在柏林東部地方，却有百分之四十是投的反對票。近來德國復辟的空氣也鬧得很嚴重，這似乎是說希特拉再也沒有辦法阻止德國大眾的咆哮了。

至於意大利，墨索里尼把「光榮」放在征服阿比西尼亞上，可是送死疆場遠作他鄉之鬼的士兵，却曾在拉勃勒斯港譁變過，拒絕開往東非。結果槍斃了十個爲首的，才算將暴動鎮壓下去；而意國北境，成千成萬的老百

姓，不願入伍當兵，逃避到南斯拉夫和瑞士去，米蘭這樣一個有名的地方，不曾募到一個自願兵。許多重要的消息我們無法聽到，以爲墨索里尼真是受意大利人民的擁戴，實則這是中了法西斯斷宣傳的毒，如果說意大利的工人都馴服了，爲什麼當巴黎工人獲得勝利的時候，他們也知道起來慶祝呢！

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是如此；資本主義勢力支配下的殖民地又是怎樣呢？

二 從重壓下翻身過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

放運動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對於帝國主義的作用，是當作商品市場；投資

地，原料供給地，已經成爲大家周知的事實。自世界經濟恐慌爆發後，這類國家，其本身的破產，與外來壓迫的加深，使恐慌的程度，愈是擴大尖銳起來。這裏，我們舉出幾個要點：

第一，殖民地半殖民地，大部分是農業國，所以慢性的農業恐慌與工業恐慌的結果，給予這類國家的打擊特別大。

第二，許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它們的主要經濟，是提供適應於資本主義世界某一種或幾種商品的栽培地。如埃及的棉花，澳洲的羊毛與小麥，安南的硬性橡皮，古巴的糖，巴西的咖啡等。因此，這些國家經濟伸縮的能力，非常受限制，一旦鬧生產過剩的恐慌，就容易引起價格的狂跌。而他們要償還外債，就不能阻止現金不大量地流到工業國去。現在試舉一二例來證明：

(一) 殖民地商品價格下落情形 (單位 Doppel Zentner 以金法郎計算)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米(倫敦)	三二·七	一二·三
糖蔗(紐約)	二四·五	九·五
茶(倫敦)	三·二	一·〇
咖啡(紐約)	二〇六·〇	九五·〇
大豆(倫敦)	三一·六	一二·四
棉花(亞歷山大力亞)	四三三·〇	九九·〇
彈性橡皮(紐約)	二〇六·〇	三七·〇
黃麻(倫敦)	九〇·〇	二五·五
生絲(紐約)	五八·九	一六·六

(二) 殖民地半殖民地金保有額 (單位百萬各國本位幣)

	巴 西	阿根廷	墨西哥	荷屬印度
一九二八年末	一、二四二	六四一	三九	一七〇
一九三二年末	一二九(一九三〇)二一五	一〇	一〇	一〇四

(本表引自瓦爾加·大恐慌及其政治的結果)。

第三，農業國的恐慌，在農產品價格下跌，甚於工業品價格下跌的情形下，殖民地所受的打擊更大。例如物價指數的變遷：（一九一三—二〇〇〇）

	美國	德國	英國	殖民地商品
				(工業完成商品)
一九二九	一三六	一五七	一三二	錫鐵
一九三二	一〇一	一一九	一〇九	石炭
				印度棉花
				(倫敦市價)
				黃麻
				茶
				(紐約)
				蔗糖
一九二九	一一四	一〇二	一三八	
一九三二	六五	五二	六五	

(同上書)

第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大都為銀本位國，恐慌發生後，銀價低落得非常厲害。因而各帝國主義，便能從這類國家獲得特別便宜的原料。

這些重要原因的結果，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農民加速度地貧困，土地集中到大地主手中，到處鬧饑饉，農村過剩人口增多。而這類國家幼稚的

民族工業，不僅不能發展，以容納農村的過剩人口；而且在帝國主義的競爭之下，已經不能維持其存在了。都市裏的手工業者，與因工業恐慌而不得不失業的人，都要回到農村去了。這樣，又加強了農業國的破產現象。

但如果這些現象，是機器不是人，也許還沒有什麼動靜可言。但這些都是人事，前面說過，人是有爭取生存的本能的，所以問題就來了，而且是來得更加嚴重了。

所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假使不了解根本的經濟原因，大家就不會明白爲什麼自恐慌爆發後，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特別高漲，尤其是最近幾年來，大有打破資本主義世界，另起爐灶的趨勢。

說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事實，實在不勝枚舉。遠事不必重

提，順便舉幾個顯例吧。

第一，從殖民地方面看。以世界第一殖民地帝國見稱，還加上「日不沒國」的榮譽的大英帝國，他碰着的釘子是什麼呢？自治領地的積極要求獨立，愛爾蘭自由邦與加拿大，便是明證。保護國的爭取獨立，去年埃及的反英運動，便是明證。委任統治地的解放鬥爭，至今猶未解決的巴勒斯坦問題，便是明證。殖民地中最大的印度，過去甘地的不合作主義必然是失敗的；但印度不斷的流血鬥爭，雖在屢次用憲法的欺騙形勢下，也並未緩和，今年印度人民陣線的力量結成後，對於其前途的解放，更壯了聲勢，這一顆「大英皇冠上的寶珠」，實在有些靠不住了。

以第二殖民地帝國見稱法蘭西，摩諾哥的不穩；安南的反抗，已非一日了。今年發生的廣州灣慘案，特別來得嚴重，而最近敘利亞（委任統治

地)的解放鬥爭，又是證明了這一點。說到美國，菲律賓的獨立運動；雖然只得到十年後才能正式脫離羈絆的一張空頭支票；然而就歷次的情形說，我們實在不能否認解放的進展，是大有其勝利前途的。例如去年菲島的暴動，已經說明菲律賓的解放，更有了堅強的基礎。

回過頭來，我們的東隣統治下的領域，又是如何呢？誰不知道台灣人民的迭次叛亂，屢殺屢起；誰不知道朝鮮青年革命黨爭取獨立的鬥爭，愈來愈尖銳。而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蹂躪下的東北，義勇軍到處不斷的抗戰，這是多麼有力的證據啊！

第二，從半殖民地方面看。最令人驚心動魄的，那便是阿比西尼亞至今猶在堅決的抗戰中，使墨索里尼的魔手，不能平安地畫出「羅馬帝國」的芻形。再看中南美洲各小國的解放運動，墨西哥與古巴就是顯明的例證；

而南美洲各國不斷地革命、騷亂，如巴拉圭、巴西、玻利維亞等，都是表示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兩種代表勢力的鬥爭。

看別人不如看自己，中華民族的解放運動，一直到目前，更給予我們以新的啓示，全國同胞的抗日熱血，已經有促成發動全國大規模抗戰的可能了。

x
x
x
x

明瞭了資本主義國內的革命運動；認清了資本主義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解放鬥爭。那麼對於世界的發展前途，才不致毫無把握。

第六章 世界往那裏去？

本章目的，是根據上面種種分析，作一個結論。因為上面只說到資本主義世界的情形，所以在這裏，特別提出蘇聯，這樣，才能對於整個世界，得到確切的認識與了解；然後也才能明瞭世界究竟往那裏去！

一 一個新樣式——蘇聯的建設

提起世界，誰也不會忘掉這六分之一的土地。六分之一的土地，並不是與六分之五的土地脫離關係；也不是由於地殼的變遷忽然出現的。它是從舊世界的胚胎裏產生的，而且還是從資本主義世界胚胎裏產生出來的。

這六分之一的土地，就是現在的蘇聯。從十月革命到今天，一共已有

十九年的歷史了。這個十九歲的孩子，是經過很多困難的奮鬥，才長成起來。人們對於這孩子，可以算得是毀譽兼施，但到底事實最雄辯，這孩子終於成人了。

我們之所以要提到蘇聯，並不是一定舉出它的好處來歌功頌德；無非是想就專論事，看這個世界，是不是應該走一條大路。換句話說，看這個以新姿態出現的國家，是不是能夠成爲典型的模範？

蘇聯建設的成功，已成爲有口皆碑的鐵證。一考歷史，它在大戰後，在一九二一年前，那時一則因爲國內的秩序尙未排列起；一則因爲外部的破壞正在加強，所以也和資本主義世界一樣，鬧過恐慌，不過恐慌的性質稍有不同吧了。自此以後，就進行所謂「新經濟政策」，一直到一九二八年止。在這個時期中，蘇聯的一切建設，才回復到戰前的水準。而這個時

候，在資本主義世界方面，也正是所謂「繁榮」時期。所以就發展說，這時，還不能說蘇聯一定會優於資本主義世界。但是自「第一次五年計劃」實施後，蘇聯的建設成績，却蜚聲宇內了。

第一次五年計劃本來是打算在一九二八——三三年間五年當中完成的，然而由於蘇聯社會制度的不同，生產關係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很順利地在一九三一年就使計劃完全實現，一共僅化了四年又三個月的工夫。這個時候，蘇聯的工業不僅有了良好的成果；而且農業也有了長足的進步。一九三二年度蘇聯工業總生產額達六百八十一萬萬盧布，較一九二八年增加三倍。農業方面，全國農民百分之六十已加入集體農場，耕地的四分之三，已由國營農場或集體農場來大規模的耕種。這種成績，本來值不得誇耀；可是和同一時期的資本主義世界一比較，那真是「相形見

拙」。資本主義世界，像前面說過的，不是正在恐慌中鬧得天翻地覆嗎？一九三二年蘇聯的建設，還算不得奇觀。第一次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不過在發展重工業和使農業集體化與機械化吧了。那麼，奇觀又在那裏呢？

第二次五年計劃——一九三三—三七年——才是驚人的發展。這次計劃，在政治上要徹底肅清資本主義份子，要全蘇聯大眾，都成爲社會主義積極的建設者；要增進工農勞動者的生活條件。在經濟上，打破工業與農業技術的不平衡還不夠，一定要做到工業的電氣化。據計劃規定，一九三七年機械工業生產額，至少要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三倍或三倍半；電力至少要增至一千萬萬基洛瓦特；煤產量增至二萬萬五千萬噸，即較一九三二年約增三倍；石油產量也要增加一——三倍；鐵道要建成二萬五千至三萬公里的新路。在輕工業方面，農業方面，都是按比例要較第一次五年計劃

增加若干倍。

自第二次五年計劃施行到今天，已經三個年頭了。這個計劃，正是配合着資本主義世界「特種蕭條」的時期，假如有錢人的謀士說：這有什麼稀奇，請看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指數，不是增加了嗎？現在就列一個表來看一看吧：（一九二九—一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五年
資本主義世界	六二·四	八三·五
蘇聯	一八二·七	二七五·〇

（本表引自世界知識第四卷第六號第三〇二頁）

數字相差太遠，實在比不得，一比就會醜態畢露。就農業說，一九三六年蘇聯全國又是豐收，機器耕種機站（T·M·S·）由一九三五年的三、九七七所增至今年春季的四、九四〇所。就過去兩年的小麥收成說：

(單位千担)

	一九三三——三四年	一九三四——三五年
資本主義世界	一〇一、三六〇	九七、七〇〇
蘇聯	三三、二〇一	三五、二一〇

當五年計劃開始的一年，馬爾札爾就說過：

「社會主義在農業方面，已爭得新的世界歷史的勝利了。但資本主義世界底農業，情形又是怎樣呢？在資本主義世界，麥子、糖、米底耕種面積，都繼續減少了。無論甚麼地方，耕地所用的肥料都比較減少，一大部分的曳引機，割打聯合機和農業機器，全無法使用。在美國和加拿大，今年麥子年成之壞，是資本主義世界四十年來所未嘗見過的。……美國羅斯福底計劃，把麥子耕地減少百分之一五至二〇。雖然成百萬的飢餓者，為數日益增加，……三百五十萬包棉花破毀滅了，

一千萬英畝地上的棉花被搗倒，被毀滅。

「只有一個唯一的國家，得能擴大耕種，提高收成；只有一個唯一的國家，不知恐慌爲何物」。(引自時事類編第一卷第八期第五一〇頁)

就工人的生活情形說，在蘇聯總是每年進步的。今年前八個月，全國大工業中工人數，增加百分之八·三，平均每月工資，增加百分之二〇·八。據蘇聯中央統計局的調查，今年上半年，每個工人家庭的貨幣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五·五。茲將最近幾年蘇聯國民收入的情形列表如下：(以一九二六——七年的不變價格爲基準)

年 份	總額(十億盧布)	對前一年的百分比	對一九一三年的百分比
一九二三	二一·〇	—	一〇〇·〇
一九二一	八·〇	九五·三	三八·一
一九二八	二五·〇	一一五·六	一三七·六

一九三二	四五·五	一一·二	一九四·八
一九三三	四八·五	一〇六·六	二三一·〇
一九三四	五五·八	一一五·〇	二六五·七
一九三五	六五·七	一一七·八	三一二·九
一九三六(計劃)	八三·一	一二六·五	三九五·七

(此表引自世界知識第四卷第十號第五二八頁)

世界上有錢的美國國民收入，在恐慌時期（一九二九——三三）減低了一半以上（百分之五二）；同一時期，德國的國民收入，幾降低百分之三九。別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差不多是類似的情形。

再就存款說，今年前八個月內，工人在儲蓄銀行的存款共達七萬萬九千零三十萬盧布，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七一·八。

說到吃，希特拉不特不吃肉，連牛油也沒有得來吃的。可是在蘇聯，今年上半年，全體工人平均每人肉類的消費額，增加百分之三六。同

期，猪肉消費，約增加兩倍（百分之八三）；鷄鴨消費，約增加一倍半；脂肪消費，竟增加三倍；糖的消費，約增加百分之六一；水果消費，約增加兩倍。其餘的無不增加。

至於衣服，今年上年，蘇聯平均每人的消費，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四，其中購買織物服着者，竟增加三倍；而重要食品 and 一般物價，是比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十三的。

最後，講到文化、教育、健康各方面，這裏用不着再來舉例。我們知道，蘇聯的文旨在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時，就要完全消滅了。我們知道蘇聯不特正在創造新文化，而且正在發揚舊有的遺數了，像沙士比亞，果戈里，托爾斯泰這一類的名著。而且蘇聯國民的普遍體育運動，對於他們的健康，都是足以令人驚異的。

從上而的一些例子看，已能知道蘇聯建設進展的大體輪廓。這是什麼道理呢？這就是「計劃經濟」的成功啊！

「計劃經濟」之所以能成功，並沒有什麼神奇的地方，它全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結構之上，才得以實現的。大家都知道，社會主義的經濟關係，基本的一點是生產手段不為私人佔有，因而生產關係，不再是勞動力的剝削，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於是社會建設，才獲得顯著的成績。這一點，也就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根本不同的地方，也就「統制經濟」醫不好資本主義老病最基本的因素。

蘇聯建設本已着着成功，再加上斯達哈諾夫運動的推行，就過去一年中的成績看，更是突飛猛晉，眼見第二次五年計劃，又將於四年中完成了。

在國內的情形是這樣，在國際上，也顯示出蘇聯地位特別的活躍。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已獲得全世界的共譽，特別是受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歡迎；就是資本主義國家，除目前積極從事侵略戰爭的國家外，也要以這和平的重鎮是賴。現在全世界的國家，除極少數都與蘇聯恢復了邦交。

早在一九二五年，蘇聯就提出「互不侵犯條約」相號召，第一個接受這提議的是土耳其。一九二六年與德國，阿富汗，立陶宛；一九二七年與波斯（現改名伊蘭）；一九三二年與芬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波蘭、法國；都先後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一九三三年夏季，又重申不侵犯條約的意義，與許多國家簽訂了幾個重要協定：（一）與阿富汗，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波斯、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等七國締結了一個不侵犯協定；（二）與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即小協國）訂立了一個協定，土耳其也參加的；

(三)與立陶宛單獨訂立一個協定；(四)是年九月與意大利訂立了不侵犯條約。一九三四年十月，蘇聯允三十四國的邀請，加入國際聯盟，一時國聯聲勢，頓時昂揚起來。蘇聯外委李維諾夫，每次在國聯會議席上所作的和平演說，如下侵略國的定義，提倡集體安全制度，爲阿比西尼亞呼籲和平等等，無不吸引多數的觀衆，和博得讚美的掌聲。從此以後，國聯在消極作用上，逐漸表示出成爲一種維持和平的機構，一換從來專供帝國主義做分贓機關的面目。而自一九三五年二月法蘇互助公約成立後，使歐洲的和平陣線，建立起更穩固的基礎，接着捷蘇、羅蘇互助公約的締結，更增加了和平陣線的勢力。在遠東除不斷向日本提出締結互不侵犯的條約外，今年春間成立的蘇蒙互助公約，又說明整個世界的和平陣線，已經展開到東方來了。這一些無疑是證明蘇聯和平外交的勝利，這勝利對於資本主

義世界的前途，有着極密切的關係。這是我們一點也不能忽視的。

蘇聯是正向着和平建設之路邁進了，佔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的人們是隨着歷史的齒輪，走着康莊大道，跨着長步地邁進了，可是其餘六分之五的土地上的人們，又向着什麼方向在行進呢？

二 兩條路——資本主義的前途

這時候，再也沒有什麼新的理論，可以用來替資本主義辯護了。週期的經濟恐慌，本來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但結果又被資本主義的發展破壞了。這是什麼原故呢？這不是上帝鑄定的命運呢？不是的，那完全是社會經濟的結構，沒有適合於人類生產力發展的原故；而那種經濟結構，也不是什麼上帝鑄成的，只不過是少數人與多數人間的關係，弄得

不合於「人性」的發展吧了。根據我們上面的分析，已經夠明白，現在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儘管害着不可救藥的病，但經過各種各樣的手術，到底還有最後的一息，還能表現出「特種蕭條」的景氣，說它一定就壽終正寢，恐怕未免太武斷一點吧？

是的，提到資本主義的生死問題，的確不能武斷它今天一定會崩潰，明天一定會死滅。不過，大家都看見它的病的確是一天比一天沉重，這已不是今天才發現的事實，從它出生時起，它就帶有一種病根，通常所謂「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是指「生產社會性和佔有私人性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就是醫不好的病根。以前，資本主義在青年時代，壯年時代，病發作過後，克眼的力量還有一點，所以恐慌發生，結果還可以回復到繁榮。只可惜它現在是愈趨衰老了，它對於人類的貢獻，已經盡完了，所以自一

九二九年以來。靠它吃飯的那些「大老闆」，不過盡可能地把這「死馬當作活馬醫」吧了。

很顯然的，目前的資本主義世界，哪裏看得見一點培養資本主義的元氣的東西。生產是害的偏頭風，消費是攢的牛角尖，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經由慢性肺癆，轉為急性肺炎了。

但是，謀士們並未準備資本主義的後事，在他們的眼睛裏，只把法西斯蒂的統治方法，殖民地的掠奪戰爭，當作資本主義返老還童唯一的滋補劑。軍火商的一些老闆們，不是正擁護那些法西戰神嗎？

的確，在我們看來，資本主義世界，果然「殺氣騰騰」，在「特種蕭條」過程中造成的「火藥庫」，有錢人滿心以為這就是資本主義唯一的一出路啊！

不管那是不是資本主義唯一的出路，就目前的形勢說，法西魔王們統治的天下，朝着「戰爭」的路上跑，總算得是一日比一日更來得鮮明的事實。

看！東方的戰神，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就打起戰鼓，向着它那「愛好和平」的隣居着着進攻。西方的戰神，一個早在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就伸出它那「長鞭式」的鉄蹄，蹂躪了東菲的「黑人王國」；一個在「第三帝國」的夢裏，正向歐洲展開了戰旗，到處都點起烽火了。一直到最近，這些自命爲資本主義的救星，還企圖勾結起來，擾亂整個世界的安寧秩序。

世界上三大法西斯侵略主義的國家，明目張膽地要重新分割世界土地，共同反對蘇聯，從德意妥協（今年三月德奧協定成立以後）共同援助西班牙

叛軍，到日德同盟（今年十一月）以至意大利承認偽滿與日本締結協定，這是說國際和平破壞者的陰謀網，已經張佈出來，接着，它們要把幾年來集的「私房」軍火，向全人類表彰他們挽救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功勳！

但是，誰能說「法西戰爭」（因為這是一對孿生子）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出路呢？火藥氣味下的血腥統治，與其說是挽救資本主義的「法寶」；勿甯說是毀滅資本主義的「地雷」。

看！整個世界，隨着法西侵略主義的抬頭，反法西反戰爭的和平勢力，也就日益高漲。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內，在蘇聯，我們都看到英勇的和平運動。美國無數次的和平示威，幾十萬大學生以罷課擁護和平的熱烈情緒，這說明金元帝國儘管充實國防，軍火大老闊儘管出賣軍火；可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裏，已經有了另一種新的因素。美

國的人民陣線運動，已經由勤勞大眾，自由主義者，和平擁護者結成了。

在英國，右傾的政府，儘管袒護德國，包爾溫內閣儘管增大軍事國防費，甚至英國的法西主義，儘管蠢動；可是英國愛好自由和平的人，却不斷地增加，一九三四年九月九日反法西的大示威運動，已經說明英國的人民陣線具備了擴展的基礎。

在法國，今年二月更成立了人民陣線政府，每次表現的反法西鬥爭，是說明軍需工業大老闆們支持的右派勢力，終於無法抬頭。在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與叛軍的英勇鬥爭，更證明前途是光明的。

在法西侵略主義國家內，到處都起來反抗血腥的統治了，特別是日本的人民陣線，已經建立起鞏固的基礎。

資本主義國家反法西的鬥爭如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對侵略戰爭的情

形更加熱烈，我們前面已經有過例證了。

至於蘇聯，它以新社會制度的資格，自然是無條件的反法西斯戰的主力軍。單看蘇聯全國人民無論老幼，援助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軍的熱情，便可知道。

世界的法西斯侵略主義，固然已由個別的行動，進而為聯合的陰謀，形成了國際間的侵略陣線，但是世界反法西斯侵略主義的陣勢，也在「保衛和平」的共同目標之下，結成了更堅固的和平陣線。誰都知道，這是以法蘇互助公約為模型的。

x x x x

時代的車輪不息地向前邁進，人類的歷史不斷地趨向光明：蘇聯是以新姿態出現於世界之上，資本主義國家不一定走「戰爭」這一條路，也在

上述的事實中看到了；就是那發動侵略的資本主義國家——日德意也只有少數人才主張用「戰爭」來開闢資本主義的血路，多數人是正在爭取自由和平哩！那麼，資本主義世界往那裏去，不待言也可以想像得到的了。

然而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正在進行「戰爭」，却是誰也不敢否認的。假如今日的世界，還是一九一四年前的世界，那麼，我們可以斷定說資本主義世界的出路，只有「戰爭」。正因為目前的世界已經走上新的階段，才使帝國主義的「戰爭」，沒有爆發；不然，一九一四——一九年的覆轍，恐怕不到今天，早就要重蹈的了。

擺在我們當前的事實：

大地上已經建立起了新的模型；
朽老的世界已經證明必然覆傾，

在這裏我們要問：

資本主義世界的前途是和平抑是戰爭？

整個世界的前途是黑暗抑是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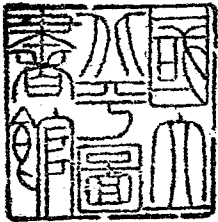
在這裏我們要問：

朋友！你喜歡做奴隸，還是愛好自由與和平？

朋友！你不能再猶豫了，快快起來爭生存！

擺在當前的只有兩條路，

要獲得光明就只有奮勇抗爭！



著作人：柳乃夫

總經售：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支店：廣州。南京。北平。漢口

實價三角

中華民國廿六年六月一日修正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乙項：第 6 號
出版物：第 85 號

55
477-15

本書封面：川谷作

